# 《文明之謎》黃易

《二○一七年四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目录

[《文明之謎》黃易 1](#_Toc74929300)

[自然──代序 4](#_Toc74929301)

[第一篇 失落的文明 5](#_Toc74929302)

[急凍毛象之謎 5](#_Toc74929303)

[天狼星之謎 6](#_Toc74929304)

[地軸轉變 6](#_Toc74929305)

[史前大劫 6](#_Toc74929306)

[史前災難的時間 7](#_Toc74929307)

[古地圖之謎 7](#_Toc74929308)

[澤諾地圖 7](#_Toc74929309)

[空中繪圖 8](#_Toc74929310)

[金字塔 8](#_Toc74929311)

[第二篇 文明的搖籃 11](#_Toc74929312)

[宇宙呼吸 11](#_Toc74929313)

[宇宙蛋 12](#_Toc74929314)

[智慧的宇宙 12](#_Toc74929315)

[天外來客 12](#_Toc74929316)

[攻城 13](#_Toc74929317)

[因果 13](#_Toc74929318)

[烏托邦 14](#_Toc74929319)

[蠔的啟示 14](#_Toc74929320)

[第三篇 生命是甚麼 15](#_Toc74929321)

[進化 15](#_Toc74929322)

[生命力 15](#_Toc74929323)

[靈山只在汝心頭 16](#_Toc74929324)

[不滅的希望 16](#_Toc74929325)

[生物韻律 17](#_Toc74929326)

[彼岸 17](#_Toc74929327)

[生死之外 18](#_Toc74929328)

[一場大夢 18](#_Toc74929329)

[坐井觀天 19](#_Toc74929330)

[糖衣 19](#_Toc74929331)

[輪迴 19](#_Toc74929332)

[忤逆 20](#_Toc74929333)

[蜉蝣 21](#_Toc74929334)

[蜜糖 21](#_Toc74929335)

[第四篇 心靈的力量 22](#_Toc74929336)

[得失 23](#_Toc74929337)

[儀式 23](#_Toc74929338)

[超人 24](#_Toc74929339)

[黑巫術 24](#_Toc74929340)

[不立文字 24](#_Toc74929341)

[大話西遊 25](#_Toc74929342)

[心靈力量 26](#_Toc74929343)

[剎那芳華 26](#_Toc74929344)

[神遊 26](#_Toc74929345)

[富屋貧人 27](#_Toc74929346)

[子虛烏有 27](#_Toc74929347)

[綿羊效應 28](#_Toc74929348)

[第五篇 科學與玄學 29](#_Toc74929349)

[全知 29](#_Toc74929350)

[天地人 29](#_Toc74929351)

[天字 30](#_Toc74929352)

[掌紋 30](#_Toc74929353)

[莫不有數 30](#_Toc74929354)

[妙若天成 31](#_Toc74929355)

[雙魚 31](#_Toc74929356)

[時代的神話 31](#_Toc74929357)

[宗教 32](#_Toc74929358)

[通俗化 32](#_Toc74929359)

[三種人 33](#_Toc74929360)

[排他性 33](#_Toc74929361)

[天堂 34](#_Toc74929362)

[異同 34](#_Toc74929363)

[第六篇 命運與人生 35](#_Toc74929364)

[造化弄人 35](#_Toc74929365)

[未來 35](#_Toc74929366)

[正覺 36](#_Toc74929367)

[語言囚籠 36](#_Toc74929368)

[預言 37](#_Toc74929369)

[三世書 37](#_Toc74929370)

[局外人 37](#_Toc74929371)

[安全 38](#_Toc74929372)

[第七篇 文明的終結 39](#_Toc74929373)

[動機 39](#_Toc74929374)

[亂世 39](#_Toc74929375)

[素食 40](#_Toc74929376)

[斷食 40](#_Toc74929377)

[突破 41](#_Toc74929378)

[生命條件 41](#_Toc74929379)

[水 41](#_Toc74929380)

[生態平衡 42](#_Toc74929381)

[人類的反省 42](#_Toc74929382)

[大好江山 42](#_Toc74929383)

[世界末日 43](#_Toc74929384)

# 自然──代序

有人問我，為何要住進大嶼山去。

想了想，一個十多年前的經驗倒流回我的腦海裡，那是午後一個安詳的時刻，我往大嶼山的大澳度週末，放下輕便的行李後，在附近的田野隨意漫步。

最後在溪旁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望進水裡，水清見底，卻看不到什麼東西，連小魚也沒有一條。

我還不為意，以為溪中情景應屬如是。

但當我坐了一段時間後，奇妙的事發生了。

小魚開始從石隙間游出來，原本石頭般停在溪底的貝類小生物，開始牠們緩慢卻肯定的移動，小蝦小蟹也閃閃縮縮、步步為營地從隱藏處出來露面。

水裡充滿了生機和動態，與先前溪內的情景便像兩個世界。

我猛然醒悟到，水裡的活動，正是因為我的「入侵」而停止，但當我坐下來，變成了牠們那世界的一部分後，牠們接受了我，於是恢復了先前的一切。

於是，我看到了自然「真」的一面。假設我不給自己一點時間，住進自然裡，走馬看花，又焉能感受到自然的真貌。生命也屬如是，假設你不給自己一點時間，像個純真孩童在神秘的事實前坐下來，又怎能以赤子之心去感受生命奇異的存在。

# 第一篇 失落的文明

阿特蘭提斯

阿特蘭提斯ＡＴＬＡＮＴＩＳ是文明史上的奇案，據說在人類現在這個文明出現前，曾存在了另一個先進的文明，這文明茁長於一個稱為「大西洲」的龐大陸地上，後來因全球性的大災難，大西洲分裂陸沉，整個文明冰消瓦解。

歷史上第一個指出阿特蘭提斯文明存在的是柏拉圖，在他的兩個語錄（Ｔｉｍａｅｕｓ ｄ Ｃｒｉｔｉａｓ），引述一個埃及祭司的說話道：「希臘人對歷史的無知有若兒童，他們的記憶中只有一次大水災。其實是有多次水災，最大的一次將整個阿特蘭提斯毀去。」

在地球史上曾有大災難的發生，已是無可置疑的事，例如每個民族都有大水災的記載，中國的大禹治水、聖經中的諾亞方舟；埃及、希臘、印度無不提到曾淹沒整個大地的洪水，究竟是什麼力量造成如此驚人的災難？

魏格納在他的《海陸起源》說：「任何人觀察南大西洋的兩對岸，一定會被巴西與非洲間海岸輪廓的相似所吸引。不僅聖羅克角附近巴西海岸的大直角突出和喀麥隆附近非洲海岸線的凹進完全吻合，而且自此以南一帶，巴西海岸的每一個凸出部分都和非洲海岸的每一個同樣形狀的海灣相呼應。反之，又如是。」那即是說，它們原本是一塊，但卻分裂了開來。

第一個提到這文明存在的是柏拉圖，而另一個人就是「睡眠先知」艾加基斯了。

艾加基斯（ＥＤＧＡＲ ＣＡＹＣＥ）一八七七年生於美國肯脫基，每當他進入催眠的狀態，便能為人治病和預言將來，甚至知道遠方發生的事情，可是當他回醒時，卻什麼也記不起來。

就是在這種催眠狀態下，他述說了有關阿特蘭提斯的一切：那是個在大西洋裡的大海島，被稱為大西洲，比歐洲還要大。據基斯所言，因為三個不同時期的大災難，整個大西洲被毀去，湮滅無痕，三次災難將整個大西洲分裂成三個島，然後再徹底毀滅，所有這些事發生在公元前一萬年至一萬五千六百年間。

艾加基斯口中描述的阿特蘭提斯是個高度發展的文明，他們擁有「晶石」，可以凝聚和運用陽光。假設這確是事實，那阿特蘭提斯就可能比我們更先進。在今天太陽能的運用還是剛剛起步。

他指出在起始兩個災難發生時，阿特蘭提斯的居民遷徙往歐洲和美洲等地，這使今天很多距離遙遠的民族，在根源上仍有很多酷肖的地方。

## 急凍毛象之謎

事情要追溯至六十多年前，在西伯利亞北部畢萊蘇伏加河邊發現一具毛象的屍體，象頭伸出了地面，一足舉前，似是蹲著的姿勢。牠的頭部已被狼咬得骨也露出來，但其他部分仍屬完整。

更奇怪的是牠口中有尚未嚼完的苔草、青草和金鳳花，脹起的胃部，顯示牠是窒息至死。

問題來了，這隻生長在熱帶地方的毛象，為何會在西伯利亞的凍土層被急凍起來，跟著的發掘，顯示出凍土層裡還有各式各樣的其他動物，例如犀牛、野馬、巨虎、野牛、狼和美洲獅，是什麼力量把牠們從遠在萬里之外的熱帶地區，突然運至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急凍起來？毛象口中的青草，表示當那驚天災難發生時，牠仍是悠然自得地在綠油油的青草地上吃著草和金鳳花。

在凍土裡的毛象和獸屍，大部分肉質新鮮，俄國一群古生物學家嘗過後，並沒有不良反應，所以顯示這由熱轉凍的過程是剎那間的發生，否則便做不成急凍的效果，肉質也不能如此保存。

這奇謎引發了地軸轉變的理論。

## 天狼星之謎

多貢族是非洲的一個民族，居住於廷巴克圖以南的山區，屬於現在馬里共和國轄下的國土。

一向以來，這民族引起了人類學家很大的興趣，因為他們保留下來的神話故事和傳說，都明顯地與非洲其他民族不同。

例如有關天狼星的傳說。

他們的傳說提到，天狼星有一顆黑暗的、緻密的、肉眼看不見的伙伴，在那裡有世界上最重的物質。於是喚這「黑暗的伙伴」作「波托羅」，「托羅」是星的意思，「波」是一種細小的穀物，意即細小若穀物的星星。

這傳說帶來了震撼性的激盪。

直至一八四四年，天文學家始從天狼星運行的異常軌跡而推測它擁有另一顆看不見的伴星；一八六二年，才有人證實天狼星Ｂ的存在。

天狼星Ｂ是一顆不會發光的白矮星，直徑與地球差不多，但質量幾乎與太陽一樣，所以密度極高，茶杯般大的天狼星Ｂ的物質重量已是十二噸。

問題來了。多貢族人憑什麼比現代的天文學家早幾千年，又或幾百年知道這粒肉眼看不到的天狼星Ｂ？

天外來客？又或是失落的文明？

## 地軸轉變

是什麼力量造成中外各國信史上記載那淹沒大地的洪水？是什麼力量將在熱帶草原吃青草的毛象送到西伯利亞的冰凍土層急凍起來？

於是我們有了地軸改變的假想。

根據離心力的原理，當一個球體隨意轉時，最外點必是最重和最闊的一點，例如地球轉動時，向外轉最外圍便是赤道，那亦是地球最重最闊大的地方。所以當假設地球另一個部分變成最厚最重的地方，這個平衡將會被打破。不要說這是沒有可能發生的，因為兩極的冰雪正在不斷累積，當有一天兩極的積雪比赤道更厚闊時，整個地球會倒轉過來，兩極來到了現今的赤道，而赤道則到了原本兩極的位置。

這會產生什麼樣情況？

首先，兩極的冰雪來到了炎熱的赤道，會迅速溶解，造成全球性的大水災，那使諾亞努力建造他的方舟、大禹三年過門不歸家。其次，也只有這種極端的情形下，熱帶的毛象會在剎那間被送到冰天雪地裡急凍起來。

應該發生在什麼時候？

這成為了一個極有趣的課題。

## 史前大劫

關於地軸轉變的可能性，很多天文學者和地球物理學家都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假若地球的旋轉軸突然移動的話，產生的壓力就可將地球扯成碎塊，移動的可能只是地殼。

但這卻沒法解釋為何毛象會從熱帶送至寒帶驟然急凍起來，也解釋不了在格陵蘭和南極地方一些植物化石。其中有些植物全年天天都需要陽光才能生長，而兩極每年只有六個月有些微陽光，就這一點，在過去某一時間，若不是以前兩極的位置在另一個方位，就是今天的兩極以前是在另一個位置，只有地軸轉變能給予最完滿的解釋。

近年來的大陸漂移說雖可解決地殼變動的問題，但那過程太緩慢了，每年只有兩寸，絕不能使毛象剎那間由熱帶被送往北極去。

科學家想了種種合理的解釋，例如地球的「冰冷週期」，「凍土陷阱」諸如此類，但卻殊難令人滿意，那等於對將全球恐龍毀滅的大災難眾見紛紜，莫衷一是，如出一轍。

無論如何，在人類歷史以前，地球出現過大災劫，則是無可置疑的事。

那是否也會發生在不久的將來？

## 史前災難的時間

假設人類史前時期確實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災難，又假設這災難是因為地軸的轉變形成，造成了大禹和諾亞方舟的洪水、阿特蘭提斯文明的陸沉、熱帶的毛象被送到西伯利亞的凍土層急凍起來，那究竟這災難發生在什麼時間？

這便要回到最先提起「阿特蘭提斯文明」的柏拉圖了，他說災難發生在他之前的九千年間，亦即是距今萬多年前，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

這是個很富爭論性的時間，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阿特蘭提斯」是子虛烏有的馳想，缺乏任何實際的證據，而事實上也似乎是如此，至今天為止，所有搜尋阿特蘭提斯的行動，就像找尼爾斯湖怪一樣，全告失敗。可是若這文明是因地軸轉變而陸沉，她的湮沒無痕便很有道理。

科學家曾為西伯利亞凍土層的毛象用放射性碳測定年代法測出：其年代大約是一萬年。

這是多麼驚人的巧合，與柏拉圖指出的災難年代幾乎吻合無間。

人類有史可尋的年份大約是六千年，或者在這之前的四、五千年間確曾發生過一場引發大洪水的災難，這已記載在每一個民族的信史上，甚至在我們的潛意識裡。

## 古地圖之謎

十八世紀初，在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比宮，發現了幾張屬於一個名叫雷斯的土耳其奧曼帝國海軍艦隊司令的私有地圖，這些地圖並非原版，而是根據更古老的版本複製的，據他在附記中說，在公元前三百多年這些更古老、標明了人類居住的整個世界的地圖便已存在。

這些地圖在令專家驚歎之餘，於一九五七年被送到美國海軍製圖專家，懷斯敦天文台主任里南漢姆處，經詳盡的分析後，一個石破天驚的報告出來了──這些地圖不但準確，還包括了直到那時為止很少考察和根本尚未發現的地方。

例如南極洲，直至一七三九年才由法國人首次發現了其中的一個島，到一八二一年才發現了南極本洲，古代人根本不知這地方的存在，但在地圖裡卻給準確地勾畫出來。而更驚人的是，南極被厚冰所覆蓋，誰也不知冰內乾坤，但地圖中卻極準確地勾畫出山脈，甚至標出其高度。我們也只是一九五二年才能用地震波探測器找出山脈和其高度，古地圖繪製者憑什麼能知道？那是藏於深至四百米的冰層下。

就算在遠古前南極沒有被冰覆蓋，但古人有那種高超的地貌測量術嗎？

## 澤諾地圖

在君士坦丁堡發現的這批古地圖裡，其中一幅注有「一三八○年」的日期，研究者稱之為「澤諾地圖」。

這幅可能是供航海使用的地圖，繪有挪威、瑞典、丹麥、德國、蘇格蘭等地的準確位置，完全符合現代的經緯度，使研究者瞠目結舌，不明所以，古時落後的航海和測量技術，怎可以將現代科技也視之為艱鉅的工作，做得一點不比現在遜色？

這還不是令人最驚異的地方。

地圖裡繪著一些現在並不存在的島嶼，這應該是繪圖時確有這些島嶼的存在，現在已陸沉了，假設真是這樣，地圖的真實年代將大大推前，因為君士坦丁堡發現的地圖只是複製自更古老的版本，真正繪圖的時間仍是未知的因素。

在這些地圖裡，格陵蘭是由兩個島嶼組成的。

一九四九年間，法國的北極探險團，考察了格陵蘭，發覺在厚冰層下，確如古地圖般存在了山脈、河流，但卻承認沒法像古地圖那樣精確和詳盡去把握格陵蘭的地貌。

澤諾地圖外，其他的地圖也各有驚人之舉，當現代人以為自己代表文明的極峰時，這些地圖正是當頭棒喝，告訴我們「人外有人」，又或「天外有天」。

## 空中繪圖

那批十八世紀初在君士坦丁堡發現的古地圖複製品裡，有兩塊非洲羚羊皮做的羊皮紙地圖殘片，據估計這些殘片應是一幅古地圖的某部分。

此圖沒有經緯線，只有幾個小圓形圖案，向四周發出許多放射性的直線，繪有帆船、象、鹿、人等。

大概是描繪大西洋南北美及部分歐洲大陸。

這並沒有什麼奇怪，充其量是繪圖精確。但剛好相反，和前文說的高超繪圖技術相比，這地圖有著明顯的缺陷。因為陸地的形狀都是歪斜的，特別是海岸線，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最後一個更驚人的發現跳了出來，這地圖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空軍採用的正距方位法繪出來的軍用地圖近似，因為是從高空俯瞰，所以陸地和海岸線都歪斜了。將這類高空製圖和古地圖比較，幾乎完全吻合。

更有學者將古地圖與衛星拍攝的地球照片相比較，不但發覺如出一轍，連因地球是球體所造成的視距差，都表現了出來。

我們知道十八世紀前是沒有任何飛行的工具，繪圖者憑什麼到高空上繪圖？是否以前存在了更先進的文明，抑或外星人確曾來訪？

## 金字塔

金字塔到現在依然是一個謎。

這不僅指它以現代科技仍難以重複的高難度，還指它的作用和建造目的。

有些學者認為建金字塔是一種手段和象徵，就是將散居四方的人聚集起來，共同去做一件工作，而建成的金字塔代表眾人努力的成果，象徵法老王統一大地的權威。

這當然純是一種猜測。

古代是神巫的社會，任何活動都帶有濃烈的宗教色彩，例如中國便有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的描述，拜祭神祇和戰爭是頭等大事。

最流行的說法金字塔是個超巨型的大墳墓，是裝載法老王的木乃伊和陪葬品的神聖禁地，這或者是後來的發展，因為據記載當阿拉伯人闖進大金字塔時，並沒有找到法老王的遺體。

而且據學者考究，有些法老王竟在同一時間建造三座金字塔，除非他想將自己分成幾截放進不同的金字塔內，否則這樣做並無道理，一個人並不能同時享用三座墳墓，而且建金字塔是如此費時勞力的事。

這使金字塔變成一個非常有趣的課題。

一直以來人們都相信金字塔是成千上萬的奴隸在統治者皮鞭之下為埃及的法老王，建造他死後的墳墓，這個說法深入人心，而且看來合情合理，但在六十年代，一位德國的物理學家曼度遜（ＫＵＲＴ ＭＥＮＤＥＬＳＳＯＨＮ）卻提出了另一種看法。

在勿登（ＭＥＩＤＵＮ）有一個形狀奇怪的金字塔，那其實並不可算是個金字塔，看來只是一個在一大堆廢墟般的亂石裡隆起的梯級般建築物，這座建築一向以來都困擾著研究者，因為他們不知那是什麼。

曼度遜經過了深入的研究後，下了一個結論，就是這乃一個失敗了的金字塔，因為過於陡峭，所以在某一階段倒塌下來，造成了這樣奇怪的景象，在公元前三千年間這建築被中途放棄了。

這個教訓在另一個叫戴舒亞（ＤＡＨＳＨＵＲ）的金字塔可以看到，因為這金字塔由中段開始，傾斜度明顯減少，自然是防止同樣的塌陷，那也是說法老王放棄了那個失敗的金字塔，轉而建造另一個，配合其他的證據，這兩個金字塔應同是在史勞化（ＳＮＯＦＲＵ）王朝建造的。加上另一個已證實是同一王朝的產品，在同一時期內，竟建造三個金字塔，試問一個人怎樣享用三個大墳墓？

在公元八二零年，在馬蒙（ＣＡＬＩＰＨ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ＡＬ ＭＡＭＵＮ）率領下，阿拉伯人闖入最著名的大金字塔（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ＯＦ ＣＨＥＯＰＳ）時，出乎所有人想像外，在其中並沒有發現任何法老王的龍體，而當時金字塔的密封形態，顯示還未有任何捷足先登的盜墓者。

他們也沒有發現任何秘密通道或暗室，只有一條向上升的走道，一條向下降的走道，而兩條走道給一個奇怪的井接連起來。

羅馬的歷史學家保格斯（ＰＲＯＣＬＵＳ）認為金字塔是一個古代的天文台。在十九世紀末期，英國天文學家波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ＲＯＣＴＯＲ）更詳述了金字塔作為天文台的奇異方式，他說金字塔頂應是打開的，而那神秘的井被注滿了水，反映著其上的星空。

現代的學者愈來愈相信古埃及人早掌握了地球是圓體的事實，甚至計算出了地球的尺碼大小。那就是說，古埃及天文學比之當時的希臘，先進了近二千年。

金字塔或者就像其他的神秘古建築如英國的大石柱群，是人類探察宇宙的偉大構築。

埃及的文明本身便是一個奇謎。

她的文明在公元前五千年至三千年間達到最高峰，其後我們看到的只是她的衰落，直至今天。

以地理而論，埃及只有尼羅河三角洲及兩岸狹小地帶才有肥沃的農田，其他地方都是廣闊的沙漠，這使人很難想像如何還有餘力，養活數以萬計不事生產的勞工，從事勞民傷財的金字塔建造。

何況她還須消耗大量庫存去供養龐大的軍隊，不勞而食養尊處優的僧侶、官員和窮奢極侈的皇朝貴族。

究竟埃及的文明是如何發展起來，她是否上承某一更進步文明的餘蔭，例如人類一直追尋的阿特蘭提斯的文明，仍是至今懸而未決的公案。

金字塔本身的異事亦數之不盡，例如有人發現金字塔擁有使置於其內動物屍體風乾而不腐的能力；又有人發覺將用鈍了的剃刀放在裡面，竟能回復鋒利；亦有人提出金字塔是個立體的預言，其尺寸都暗合某一時間空間的歷史發展，諸如此類，數不勝數。

無論如何，儘管在今天，仍沒有任何人能重造出一座如胡夫大金字塔的建築物來，就算他把握了現今所有技術，擁有所有人手。

大金字塔又稱胡夫金字塔，大約於公元前二六九○年胡夫法老王時完成，是現存金字塔中最壯麗的一座。

金字塔種種神秘姑且不論，只是這金字塔本身的建造已足可使擁有現代科技的我們瞠目結舌。

它是由二百三十萬塊巨石天衣無縫地接疊而成，最輕的石塊也有噸半重，最重的竟超過三十噸。

學者們估計，假設有足夠的人手，能每天完成砌十塊巨石的工作量，要砌成像大金字塔現在那樣子，大約需要六百六十四年，所以胡夫法老王若想親眼看到金字塔完成，他最少要動用十萬以至百萬以上的工人，而公元前三千年，全世界的人口僅是二千萬人，所以埃及的人民大部分都要參予這龐大的工程。這使人很難明白埃及人為何要這樣做，和是否有這個條件。當然，假設埃及人擁有我們所不能理解的高超技術，建金字塔只是輕而易舉的事，那所有以上這些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大金字塔建成時高一百四十六米，假如是中空的話，可以將整座聖彼德大殿搬進裡面。儘管對金字塔的用途和神秘仍在爭辯不休，有蓄意誇談的，也有蓄意貶低其神秘性的，但金字塔活生生的存在，便如生命的存在一樣，本身已是一個奇謎。

# 第二篇 文明的搖籃

破碎虛空

宇宙的廣闊無邊，是我們習慣了地球尺碼的人類所無法想像的。

當我們在一個晴朗無雲的晚上，在郊野舉頭仰視夜空時，天空密密麻麻地嵌滿恆河沙數般的星星，似乎所有星兒都熱鬧地擠在一塊兒，而事實上這只是一種錯覺，每粒發出光和熱的星體，它們間的距離，都是令人難以測計的。

假設我們將整個太陽系照比例縮小一億倍，我們的地球只像個西柚般大小，直徑將為四又二分之一寸。在這個地球上，喜馬拉雅山只有千分之三寸，而我們的月亮變成直徑一又二分之一寸的小球。這個小月球將以十二又二分之一呎的距離繞著縮小了的地球轉動。

在這個縮小了一億倍的模型裡，太陽會變成一個直徑四十六呎的球體，離開地球足有一哩之遙。而太陽系最外圍的行星冥皇星將在三十七哩的遠距離處。

這個縮小了的模型，使我們對身處的太陽系的遠近大小比例，有一個較清晰的瞭解，可是當重施故技到最近的另一粒恆星，另一顆類似太陽的天體時，這縮小了一億倍的比例，依然顯得有點有心無力，那將是十六萬哩之外。

這就是星與星之間的距離。

光每秒鐘可繞著地球走七周半，但若以光速往離太陽最近的另一粒恆星去，仍要四年多的時間，人類目前在太空的發展上，奢言征服太空，就像從一粒沙跳到另一粒沙，然後宣佈征服了整個大地。

星體在宇宙浩瀚無邊的空間裡只佔微不足道的位置，虛空才是宇宙的本質，星體不斷起始生滅，虛空卻是恆久不變，假設我們給盲目投進天空裡，我們幾乎千億世也不可能撞上一顆天體。

禪偈曰：「明還日月，暗還虛空。」我們只看到發亮的星體，以為那才是宇宙的代表，其實虛空才是宇宙的真我。

「破碎虛空」，只有當虛空破碎時，我們才能超越宇宙，脫繭而去。

## 宇宙呼吸

根據目前的科學推論，整個宇宙最終可能會被一個黑洞吞噬，不要以為這是科學的馳想，而是當有了牛頓的天體物理學、愛因斯坦的狹義和廣義相對論後，一個必然的推論，這些年來，科研者一直找不到任何有力地推翻這個結論的證據或理論，相反地他們不斷有新的發現來支持這個前無古人的看法，黑洞是屬於我們這時代的。

這把天文物理學變成科幻小說式泛宇宙的構思，科研者在某一程度上享受著科幻小說家的樂趣。

黑洞的體積是零，但內裡所藏的質量卻是無限的。這就像說一樣東西同時擁有無限小和無限大兩個相反和極端的本質。

黑洞裡藏有另一個宇宙，擁有無限，比佛陀說的芥子納須彌還要玄妙，當我們這宇宙全被一個黑洞吞掉後，到了某一時間，它會將所有物質再吐出來，造成另一個宇宙的大爆炸，將物質送往虛空的遠方近處，形成各類形的宇宙的經驗。

一吞一吐，猶如宇宙的呼吸，只不過一呼一吸間，需要的時間，或者是千億年、是萬億年，那是一個結束的開始，一個開始的結束。

## 宇宙蛋

物理學家桑恩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就是整個宇宙可能只是一個黑洞，一個永無休止將物質吞噬的深淵。

我們已知宇宙星系的總數量大約是一千億個，直徑是一百億光年。假設真正的宇宙質量比我們估計的大二點五倍，這個質量形成的黑洞直徑就是二百五十億光年，正好吻合我們目前所知的宇宙大小。

如果整個宇宙是一個黑洞，宇宙的星體有朝一日將停止向外膨脹，而會被扯回宇宙的核心處，黑洞無可抵抗的吸引力下，所有物質都會塌縮，而黑洞使萬物灰飛煙滅的力場將不斷擴展，直到它到達了宇宙的終端，這宇宙內物質的至遠點。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的「宇宙」並不是無限的。

當物質在黑洞核心裡積壓時，一隻宇宙蛋將逐漸形成，那裡包含了生命和物質的基因，當宇宙無可塌縮時，物極必反，黑洞的力場驀地以億光年計的速度狂縮，宇宙蛋爆炸開來，誕生另一個新的宇宙，一切從頭開始。

若是真的如此，我們便是住在一個大黑洞裡，而黑洞的核心就是黑洞裡的黑洞，人雖住在微塵般的地球上，想像力卻可推展至宇宙的開始和終極。

## 智慧的宇宙

在一九六九年，柯士打博士在倫敦一個國際科研會上提出了一個瞭解宇宙的有趣方法，他說整個宇宙就像一個資訊的電腦處理系統。

舉例而言，松子可被視為松樹的一個「程式」。

我們都知道，世上的所有物質都是由「原子」組成，不同的原子組合和結構，衍生出宇宙裡不同的物質。

柯士打博士指出，每個原子就像一張電腦的「程式硬件」，這「原子件」由三項因素控制它的形式和作用，首先是原子核擁有的質子數目，其次是繞著原子核轉動的電子數目，其三是電子所帶的能量。

這些原子就是宇宙的Ａ、Ｂ、Ｃ，化學物質如鉛、鐵、石是這些「字母」組合成的「字」，而化生出生命的遺傳因子就像一本「書」，去詳述一些例如「大笨象」「獅子」或「人」的東西。

遺傳因子決定了不同的生命形式，我們眼睛頭髮的顏色，身體的高矮肥瘦都由遺傳因子而來，它是生命的種子，也是生命之母。

遺傳因子之所以如此靈通，全因為其中的「脫氧核糖核酸」螺旋形的組合結構，就若一張電腦件，不同的組合，說出一個不同的故事。

整個宇宙也可以用這方式去瞭解。

究竟是因為我們發明了處理資訊的電腦系統，我們才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瞭解宇宙的本質；還是因為宇宙的本質正是這樣，所以我們才自然而然下意識地去模倣，於是產生出整個電腦文明。這就像先有母雞還是先有雞蛋那樣令人難以解決。

當我們看到一個電腦，很自然地想這是誰造的。好了，現在我們看到整個宇宙可能是個超卓千萬倍但仍是一個電腦時，是否應想到，這或是一個有智慧宇宙的傑作？

## 天外來客

我們的太陽是銀河系裡一千五百億顆恆星裡的其中一顆，而銀河系則是已觀測到超過一千億個星系的其中一個。以銀河系而言，大約有一千億顆行星適宜於生物和人類居住，這還不計其他星系。以或然率來說，若認為這在空間上無邊無際，在時間上無始無終的宇宙，只有地球才有生命的發生，那就像在延綿無盡的肥沃農田上撒下了無數的種子，卻認定只有一粒種子能發芽生長。

對於天外來客曾否或正在訪問地球，時有所聞，可惜異星人也像鬼魂一樣，雖是言之鑿鑿，卻始終疑幻疑真，難以定論。

一八六四年在法國南部一個村落，得到了一塊天上掉下來的隕石，科研者從其中找到了紫菜碱、腺嘌呤和鳥嘌呤等有機物質，顯示了生命並非孤獨的，她亦正發生在其他的星體上。又一九八三年中國無錫得到一塊大隕冰，直徑五十多厘米，亦藏有「氨基酸」的化合物，那是生命的種子。

這些生命的種子若落到剛才所說銀河系一千億個適合生命的其中一個環境裡，便可萌發成各類形的生命，所以生命絕對可以發生在地球以外的地方。

通過天文望遠鏡，不論看得多遠，我們總能看到差不多同類形的東西，恆星、紅巨星、中子星、星系、星團、星雲，宇宙的結構是穩定而均勻的，在這裡發生的事，在那裡也會發生，所以地球的生命不應是罕有和個別的例外，而是宇宙一個廣泛性的自然現象。

況且這還是由我們的角度去推想，有一些生命的形式可能是我們無法想像的，並不需要我們所認識的生命條件，便能茁壯長大。

## 攻城

每一個時代，都有那一個時代牢不可破的觀念，就像一座一座的堅固城堡，時代的飛躍，人類的進步，代表著一座一座城堡的失陷。

只是數百年前，人們還認為重量是絕對的，一件重三磅的東西，在哪裡量度，都應該是三磅重，於是來了牛頓，他告訴我們，同一件東西，在高山上量度將會比在低地量度時輕了一點點，重量不是絕對的，由萬有引力所決定。在遠離地球的虛空裡，重量甚至可以不存在。於是，重量的城堡失陷了。

百多年前，人類相信時間是絕對的，一小時是一小時，一分鐘是一分鐘，於是來了愛恩斯坦，他說時間只是相對的，速度增高，時間將會慢一點。一個在地球上的鐘，將會走得比在以高速衝刺的火箭上的鐘快一點。速度相差愈遠，分異愈大。時間同時會受力場的影響，黑洞裡的時間將會以另一種速率存在。時間的城堡就此失陷。

當我們回頭往後看時，自然會洋洋自得，看著失陷城堡冒出的濃煙，被風吹個稀薄，不過切莫得意志形，因為我們只是站在自以為是的另一座新的觀念城堡上，以夏蟲的身份去形容冰的美麗。

終有一日我們的城堡會成為另一堆廢石殘片。

## 因果

我們很容易認為超乎常理的現象或異事，只屬於宗教、神巫和科幻小說的內容，其實尖端科學理論面對的無不是超乎常理的事，只不過科學家不斷設法在目前的科學知識範疇裡苦尋合理的解釋，實驗的支持，或靜心等待另一個令人更滿意的新理論。

例如經近百年種種天文發現和理論歸納後推論出來的「黑洞」便是玄之又玄的一回事。當星體在某一個體積的限度裡，死亡時將會產生永無休止的塌縮，在虛空中形成了一個沒有體積卻又能吞噬附近其他物質的「深洞」，因為連光線也逃不了，所以是個沒有光的無底深洞。

於是我們很易聯想黑洞後是什麼？愛恩斯坦指出那應是白洞，宇宙的物質被黑洞吞噬後，再從宇宙另一方某一遙處的白洞吐出來，形成物質的再生，貫通黑洞白洞間那超乎常規的通道叫「蟲眼」。

這是個充滿因果關係的科學馳想。

量子物理學家戴維．博姆推測兩粒距離以光年計的粒子，一是以一種超越相對論時空觀的「亞量子水平」來聯繫；一是以一種奇異如黑洞和白洞的因果關係而聯繫。

超自然現象是否亦以如此奇怪的因果關係而存在，是個很有趣的研究課題。

## 烏托邦

烏托邦是人類憧憬的理想國度，因為她從未在這世上出現過，所以成為追求的夢想裡的其中一個。

中國由孔子開始，便將烏托邦放回堯舜禹的時代，大發思古幽情，老子的「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亦是反過去追求原始式的社會，表達了對現狀的不滿。

西方的文化是進取式的，一切向前看，所以在蘇聯作家葉菲列莫夫的《仙女座星雲》裡，描述的理想國便發生在遙遠的將來，那時地球已被徹底改造，兩極的嚴寒、酷熱的沙漠成為了歷史陳跡。人類使用共同言語，大家變成親如朋友的兄弟，生活的內容就是運動、藝術和科研。衣食住行的問題完全不存在於人的意識裡。再沒有國家權力機構，沒有體力勞動，孩子都由社會撫養，人們又可自由投進大自然的懷抱去，從事古代的農業、漁業和畜牧，只要他願意的話。

諷刺的是，所有專注描寫烏托邦的著作，都難免是沉悶乏味的，因為沒有了災難和危機，便缺少了吸引人的衝擊力，在這追求刺激的年代，烏托邦只是賣座毒藥，所以問題不在於烏托邦，而在於我們。

烏托邦的希臘語原意為「哪兒也沒有的地方」。

## 蠔的啟示

很易理解為何研究海洋生物的機構，大多設立在沿海地帶，甚至假設在海洋研究所裡，聽不到浪濤，窗外看不到海景，我們便會有名不副實的感覺。幸好不是每一個研究都在海邊進行，否則我們會失去了一些彌足珍貴的啟示。

有位名叫布朗的美國海洋生物研究者，他把一批蠔帶到深入內陸，離開海岸千多哩的實驗室，於是他發覺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當千多哩外的海洋漲潮時，他那遠離海岸伊利諾州伊凡士頓實驗室裡所養的蠔，都張了開來，當千哩外的大海退潮時，便闔起來。一張一闔，隨著看不見聽不到的遠方潮流，一張一闔，絲毫不爽。

就像蠔兒對家鄉沒齒難忘。

這還不是最奇妙的地方，蠔兒隨著遠方家鄉海洋的高低潮張闔了兩星期後，全體開始以另一種時間和節奏張闔，似乎已渾忘了家鄉海洋的呼喚。

布朗計算了前後的差異，驚訝得合不攏嘴來，原來蠔兒現在張闔的新韻律，恰好是假設實驗室所在地的伊凡士頓是在海邊的話，潮水來到和退離伊凡士頓的時間。

蠔兒的家鄉並不是在遠方，而是無處不在的宇宙。

# 第三篇 生命是甚麼

目的

生命究竟為了什麼？

這是困擾著古往今來的每一個人的問題，在一般「正常」的情形下，大多數的我們都能很成功地將這個問題置諸腦後，可是在一些特有的環境裡，例如目睹親友的死亡、突然慘變、甚至一場電影、一本書，都會將這已埋葬在心靈大地最底層的殘骸勾起來，閃過我們清醒的意識裡──生命究竟是為了什麼？

宗教的發明顯然是為了給這問題提供一個答案，大多數人包括我在內也極願意相信生命神秘的一面，因為那的確比科學提供的「世界真相」有趣得多，但擺在眼前的現實就是無論怎樣偉大的人，孔子、老子、佛陀、張天師、張三豐、高米尼，都一一身死，從沒有人能打破生死的常規，沒有人能夠例外，每個人在生死下就只是個被拉線的傀儡，一點自主的能力也沒有。

而生命本身卻擁有足夠使我們繼續活下去的力量，自盡絕非件容易的事，於是唯有忘記生死，不去想這類「無謂」的事，浸沉在有切膚之痛血肉相連的眼前現實去，就算受到某種刺激偶然想起，但慣性的訓練使我們很快便將那「鬼魂」按回靈柩裡。

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找尋生命的目的。

## 進化

曾經有一段時間，科學界堅決否定恐龍的存在。

當二百多年前恐龍的化石被掘出來時，備受尊重的科學大師生物學家們只認為那是自然的傑作，就像獅子山的獅子是亂石碰巧形成獅子的形狀，地球曾經被龐然巨獸橫行一時只屬孩子的馳想。

十九世紀法國生物學家拉瑪克提出進化的理論，便被攻擊得體無完膚，晚年雙目失明，貧病交迫至死。諸如此類的例子並不罕見，那是科學發展史上的常規，離經叛道的理論往往比權威的理論更具卓越的明見。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後，進化論蓋過了所有反對的聲音，成為另一種科學權威，生命進化只是一個機械化的過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生命本身是沒有「目的」的。就像一塊像獅子的石頭，是客觀的條件如風、雨、石質的腐蝕等等令到它變成獅子，而不是石頭本身想變成獅子。

人也是這樣，一切都是在某一連串客觀條件下才變成現在這樣子，進化是個機械化的程序，只要一個意外，人便不可能出現。這就如一些科學家所說，你若讓猴子亂擲磚頭，終有一天可以擲出一所房子來，進化就是自然「擲出」人的過程。但「人」可以相信這假設嗎？

## 生命力

生命力是奇異和無與倫比的力量。

當一個男人疲倦欲死時，音樂、藝術、書本等等一切都不能令他絲毫動心，可是只要有位動人的美女在他面前解帶寬衣，包他起死回生，重振雄風。

令他振作的是自然而然的力量，澎湃的生命力。

今天我們生活得舒適安定，基本上無憂無慮，可是我們的祖先卻有過非常艱苦的日子，那些歲月連比我們強千百倍的恐龍也受不了，為了生存，人類發展了強烈的性需求，就像其他動物一樣。

只有不斷的交配，才能保證後代的延續，才能保證人類能繼續生存下去。

那是赤裸裸的傾向，和禽獸並無二致。

到了文明出現，這強烈的性需求被禮教壓抑下去，於是我們為這原始的衝動披上了文明的華美外衣，強調精神的同等重要性，產生了「愛情」。

但它的力量卻仍是不減當年。

它困擾著每一個人，有些人條件較佳，這需求得到美好的滿足，造成浪漫的人生；有些人卻因條件較差成了受害者，產生種種社會問題。生命是快樂的泉源，也是苦痛的歸宿。

## 靈山只在汝心頭

艾理略的詩這樣寫道：「我們將永不停止搜尋，最後的終站，會回歸到其起點處，並首次認識到該『地方』的存在。」

現代科學崛興，使人類第二次站立起來。

第一次是在以萬年前計的某一年月，人類直立起來，使他看得更遠，雙手因再不用負責走路的重責，轉而從事更精巧的作業，諦造出整個文明。第二次是從專制的神權下站立起來，找回失去已久的自尊和思想的自由，重新思考自己的存在和價值。

每一次站立起來都令他有全新的視野。

達爾文的進化論更是對「神造萬物」的一個挑戰，今天已成為了思想的主流。

生命只是機緣巧合下偶然而來，物競天擇，生命本身便擁有自強不息，不斷壯大的內涵和動力，人類應對自身的成就感到驕傲。

一位生物學家敘述一次奇妙的遭遇：他看到一朵鮮艷欲滴的花朵，伸手欲觸時，鮮花散去，變成漫天飛舞的小飛蟲，於是他醒悟到這群飛蟲各具不同的顏色，聚到一起時正好偽裝成一朵彩麗的嬌花。

進化論說：每一代的經驗，都會蝕刻在遺存基因裡，影響著下一代的進化。但卻沒能解釋到每一隻個別的小飛蟲，怎能各自相約進化到恰如其分的色彩，活像有個神秘的總司令部，正下著進化的指令。就如全人類也正依從著某一節奏和速率在進化著。假設是因為有種外力在指引，生命便不是偶然而來。

又或是生命與生命間有著奇異的聯繫。

心理學大師榮格提出了一個奇妙的想法。他說在某一精神層次，人類的潛意識像水點般匯聚成海，這大海位於我們觸想之外，只有在最深的夢裡，我們才能踏足禁地，接觸到那超越時空的玄秘世界。他稱這做集體意識，就是在那裡，形成了人類的每一步伐、每一場戰爭、每一個實驗，那是我們的總司令部。

我們之外是無盡無窮的外太空，但我們心靈裡的內太空亦是無有盡極。我們現在不斷往外搜尋，最終仍會回歸到起始的人類自身，並首次認識到該地方的存在。

## 不滅的希望

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從前有位邪惡的魔術師，他養了一群羊，準備宰來吃，可是羊兒都知道他的企圖，很多都找機會逃走了，魔術師勃然大怒，將所有羊兒召到跟前，將牠們催眠後，道：「偉大的羊兒們，你們沒有什麼須要擔心的，你們是英雄、俠士、帝皇、將相、醫生、律師、作家……」由那次催眠開始，羊兒再也不逃走，甘心做他們的英雄俠士，直至被送上屠場。

說這故事的已故玄學大師高捷夫指出，這就是人類處境最精確的寫照。

生命究竟是什麼？無論我們如何全心全意去構想人類的偉大，但天生出來我們便是井底蛙群，從微塵般的地球伸頭出去探索無窮無盡的宇宙，就像深井裡的蛙兒要從井口去看外面的世界。

無論看得怎麼真切，也只是真理微不足道的小部分，我們得到的是一個扭曲了的事實。

但這井底卻是我們的全世界。

在這井裡，有些青蛙伏在污水裡，沾沾自喜求其豐功偉業，爭名逐利，做其帝皇將相、英雄俠士；亦有些縮在一角，困苦無依；更有一些眼光遠大的，望往井外，憧憬著外面遙闊的天地，想著走出去的一天。

而在井底裡，流傳著一些已跳出井外青蛙的故事，他們的名字是老子、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

雖然他們並沒有回來，但已帶給了井內群蛙永燃不滅的希望。

## 生物韻律

生物鐘是新興的科學，雖然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仍極具爭論性，但它以相當快的速度進入群眾裡，通過遊戲的形式，例如以出生年月日時來計算生物鐘的走勢，何時是週期性衰弱？何時情緒高漲？何時智能達致高點？使人津津樂道。

從經驗裡，我們也知道情緒的大海不是風平浪靜的，就像海水一樣，有起有落，有時我們清楚地知道原因，例如工作上的錯失、別人的冷言冷語，可是有時情緒低落確像毫無先兆的濃霧，一下子填滿了我們的天地，揮之不去，我們歸咎於天氣，種種外在的因素，但會否這因素是來自我們身體之內。

科學家懷疑在人腦底部視上核處，有由神經元的一個細胞群組成的「生物鐘」，控制著生命的韻律，使我們「享受」到多采多姿的情緒。

在中醫理論中，自古以來都相信生物韻律的存在，針灸名著《子午流注》裡，便細述人體在不同時間裡，經脈和五臟六腑的關係，假若不能把握這人體韻律；治起病來只是隔靴搔癢。

中國的陰陽五行，其實正是天時定人事的神秘學問，今天的發展，助我們瞭解過去，此為一例。

## 彼岸

自幼開始，我都很想知道死後會看到什麼？遇到什麼？當然，因為我並不信死亡是絕對的終結，才有這種渴求和慾望。

所以我特別留心醫學上所說的「假死經驗」，亦即是在醫學上證實死亡後，又再活過來的人訴說他們的經驗。

有些人會說他們在一條很長的封閉廊道中奔走，又有人說他們看到了刺目的強光，退回後便醒轉過來。

這似乎是很合理的想像，生命正像一條長廊，長廊外的地方，生命盡頭以外的世界，當是死後的天地。可惜他們還未跨過那個極限，便退了回來，或者只有這樣，才能死而復生。

也有人說他們到了一個有如夢境的世界，見到了死去的至親好友，就如他們根本沒有死去一樣，就像發了一場夢。

這類經驗，並不能帶給我們任何驚喜，因為並沒有超越我們的經驗，不能增添任何幻想，充其量只是一個奇怪的夢。

曾讀過教會學校，接觸到教徒血淚史的書籍，說及被屠殺的教徒，死前看到天使來接領他們到天國去。

無獨有偶，我亦曾從報章讀到死而復生的一位新界老婦的描述，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據她說是有牛頭馬面拿著鎖鍊來摛她。

於是我生出一個疑問，不同的人，會因不同的文化背景，看到不同的死後世界。

由生至死之間，是否有一個過渡的時期，而這時期所發生的事，正是由我們生前的信念形成。那即是說，假設你相信死後有天使，會有天使來迎接；假設你相信的是牛頭馬面，便有牛頭馬面來鎖走你；假設你相信死後會經過一條死亡通道，你將會在那長廊上奔跑。

我有一位繪畫的朋友，在動手術期間，心臟停止了跳動一段短時間。事後他說發了一個奇怪的夢，夢中和死去的母親同去坐船，他母親上船後，他忽然拒絕登船，於是醒轉過來，發現自己躺在醫院床上。

他回來了，只不知彼岸是何光景？

## 生死之外

人一出生就是截頭截腳的格局，生從何來，死往何去，還未想得清楚，早兩腳一伸，就此了事。

所以釋迦想了一大輪，想通想透，提出超脫生死的法門，在入滅前他訓示徒眾道：「生死之間極可畏也，予等精進勵行，以出生死之外。」

孔老夫子現實了一點，首先顧住眼前的事物，提出從容中道，兩頭不靠，「不知生，焉知死。」索性來個闊佬懶理。

其實大多數宗教，都把理想放在死後的世界，希望在那裡得到最圓滿的解決，可是問題在於那只是一種信念的開墾，缺乏客觀實證的支持，有時連哲學性或理性的滿足，亦不能給予想在其中尋求歸宿的人。

道家便特別一點，他追求的不是死而是生。整個道家的金仙大法，首先是要打通任督二脈，回復在母體內胎兒通過臍帶吸收先天養分的狀態，所謂返本歸元，由後天回復先天，直至結下仙胎，最後白日飛昇。

所以無論生或死，所有宗教都將希望放在生前或死後，利用這有限的一生，作為進入永恆的踏腳石，成佛成仙成聖。

生死之間是否真的如此可畏，那又難說得很。或者生命只是一個奇異的遊戲，當然，每個遊戲也有一定的規則，否則不玩也罷，而生命這遊戲最重要的一條黃金定律，就是我們被剝奪了知道「生死之外」的權利，於是我等凡人戰戰兢兢，一是做縮頭烏龜，一是精進勵行，以出其外。

更令人驚怖的是命運存在的可能性，那更令我們的無力感大大增強。希望生命只是一個劇本，而這劇本的編寫人正是我們自己每一個人，戲一上演，生命開鑼，我們全面投入，忘情地飾演早先為自己定下的角式，忠奸賢愚、帝王將相，到死亡來臨，劇終人散，想起以前種種，笑得腰也直不起來，假如那時我們還有腰的話。

「生」或者是一個夢的死去，而「死」卻是另一個夢的醒轉。

## 一場大夢

存在主義者這樣去比喻生命。

他們說生命就像你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裡，半夜裡驚醒過來，發覺手腳都遭人綁個結實，茫然不知身在何處，也不知自己是誰，要到哪裡去。

生命確有一種夢幻般的特質，有些時候我們會捫心自問，究竟現在是否在作著夢。

莊子夢到自己變成了蝴蝶，醒來問自己：究竟是我夢到了蝴蝶，還是蝴蝶夢到了我。

莊周曉夢迷蝴蝶，正說明了人生若夢的奇怪感覺。

玄學大師高捷夫道：「每一個人都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只在作其春秋大夢。」

高捷夫說的並非一個比喻，而是他真的認為當人在說話時，他真的並不知自己正在說話。

試試當你說話時，同時清楚地留意著那個正在說話的「自己」，知道自己在說、在聽、在感受。高捷夫說，只有當你意識到那正在行、住、坐、臥的「你」時，你才能從這個「清醒的夢」中醒過來。

佛家叫這做「內明」，佛正是「醒覺」的意思。

否則人生只是大夢一場。

## 坐井觀天

人一出生，便注定了坐井觀天的命運。

無論賢愚不肖、帝王將相、販夫走卒，無一不是感官的奴隸。

感官是眼、耳、鼻、舌、身、意。

我們的眼，只能分辨彩虹裡的顏色、它們的組合和不同明度，光譜外的顏色只能稱紫外光和紅外光。

我們的耳，只能聽某一波段的聲音，喚狗的哨子便是我們聽覺之外的聲音。

舌頭只能嘗甜酸苦辣四種味道，每一種感官，莫不有其天生的限制。

那造成了人類獨有和完全主觀的世界，我們的井。

時間只是單程火車，有去無回。有的只是現在這一點，過去成為回憶，將來茫不可測。

不知從何而來，往何而去，忽然間來到這個生命之井裡。在這井裡，有人埋首井內的污水裡，以為那就是全世界；也有人得意洋洋，傲視井境，以為那是全世界；也有人仰視可望不可及的井外之天，以為那就是全宇宙。

當然，也有人要跳出井外，據說有人曾跳了出去，他們的名字叫釋迦？老子？可惜他們從來沒有跳回來，告訴我們外面的天地是怎麼樣。是否值得嘗試去跳？

## 糖衣

世界上大多數具有悠久歷史的宗教，祂們中心的精粹，都具有玄之又玄的永恆意義，代表了有限的生命，追求無限存在的「困獸之鬥」。

佛教如是、道家、天主教、回教亦莫不如是。

可是為了適合大眾的需求，一個宗教為了順應大勢，卻無法不披上可口的糖衣。

以佛教為例，釋迦正是個反傳統的改革者，將求之於神的「外求」，收歸於「覺己」的悟求，但發展下去，卻無法不將印度其他宗教如印度教的經誦、符咒、求神作福收入教內，使信者能「直接」從宗教中獲益，佛陀純粹形而上的哲學和精神歷程，變成繁瑣不堪，求神拜佛的儀式。正如天主教的天堂地獄，使習慣了賞與罰的世人得其所哉，信者有利，不信者無利，簡明易行。

就像威爾斯筆下的《隱身人》。當他隱身時，必須全身赤裸，才能發揮隱形的威力。可是別人看不見也不明白，唯有讓隱身人穿上衣服，於是大家恍然大悟，噢！這個就是隱身人，但他們看見的只是衣服，卻以為那就是隱身人，而宗教的精粹，正有隱身人的特性，那玄妙難以看見的特性，可惜大多數人著眼的仍是那身應該不存在的外衣，那可口的糖衣。

## 輪迴

在人的經驗裡，這世界是由大大小小的循環所組成，日往月來，春夏秋冬、生老病死，來而復始，去而復來，所以生老病死後，再來另一個的生老病死，是最自然不過的想法。

況且生命實在太不公平了，人一出生便有富貴貧賤之別，可是假若輪迴確實存在，一切都扯平了，大家輪流來玩，甚至不用擔心殺生折福，因為每個人也有機會經歷不同形式的生命，為蟲為蟻、作豬作狗，今日你殺我，明天我食你，沒有什麼可怨的。正如今生被人拋棄出賣，說不定前生自己乃是拋棄出賣別人的一員。

佛家正是以輪迴為基礎，成立了前世令生的一種因果關係，種善因得善果，可是若要追溯回本源處，究竟是何種惡因，造成我們陷身這無邊苦海的惡果，則任何人也說不清楚。

佛陀有位心水清的徒弟曾向他問及有關第一因的問題，佛陀答道：「假設你中了箭，危在旦夕，往見醫生，醫生首要之務，就是醫治你的傷勢，而不是問你為何中箭？誰射的箭？問不清楚便絕不動手救治。」

智慧的佛陀巧妙地迴避了這個問題，使我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自己為何中箭墮入生死輪迴之苦？究竟是誰射的箭？也不知智慧如佛陀是否知道答案？

在佛論裡輪迴有不同的形式，而最尊貴的形式是人，只有通過人的生命，才能有望脫離輪迴的苦海，所以人身彌足珍貴，是橫渡孽海的寶筏，生命的最後形式。這是否人類的賣花讚花香，便又是謎樣人生的其中另一個謎。

輪迴的例子數不勝數，大多是記起了前生某一片段，於是小孩認回比他母親還大的妻子；又或某人在催眠下，述說前生的種種，言之鑿鑿，更添輪迴的真實性。尤其在篤信輪迴的國家如印度，輪迴的實例比任何地方為多，使人懷疑輪迴事件和信念也有種因果的關係。

輪迴或者是對付不公平的靈丹妙藥。

人一出生便不平等，富貴貧賤、聰明愚蠢。

可是假設人類能不停輪迴，經歷各種不同的生命形式，消受可愛或可恨的不同生命，那只是生命輪流轉，再沒有公平或不公平的分別。

只有那樣，才能真正全面地去體會生命。

人類再不用恐懼其存在到墳墓而止。

每一個生命，只是永恆裡的一小段插曲，智慧或愚笨、英雄或懦夫，亦不外不同的經驗，從不同角度去體會生命，本質上沒有任何分別。

每一個人生，只是一個站頭，人的出生像泊碼頭埋站，作客完畢，開船起錨，繼續另一段旅程。

可是生命實在太實在了，我們被困在生與死間的囚籠裡，生死之外的猜想沒有一件是能被百分百去證實，只能相信，相信有或無。

也只有這樣，眼前的一切才能成為頭等關注的大事，使我們忘情地投入，忘記了過客的身份，成為生命遊戲裡忘記了那只是一個遊戲的參予者。

假設真有輪迴的話。

## 忤逆

生命是個由無到有，由有到無的奇異過程。生命依賴物質而存在，卻是與物質截然不同的東西，沒有人瞭解生命的意義，因為人只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生命本身的局限令到它無能作出超然的反省，只能身不由己地隨著生命發展的洪流，衝往時間無盡的深處，閃出剎那的光芒。或者生命的意義只限於此。

生命是違反自然的東西，在宇宙裡並不常見，在太陽系其他孤寂的星體上沒有生命，反倒應是宇宙的常規。

中國神秘的玄學裡，一切都以「逆」為貴，以「順」為劣，生命正是逆自然而來，文明繼承了這種精神，發展到今天將整個人類的文明放在與自然的對立面上。

大自然賦予了生命忤逆她的自由，到頭來身受其害，但後悔並不是大自然的天性，她只有默默忍受著。

忍受著她的逆子將以萬噸計的原油傾注在她的血脈裡，那裡在百萬年前曾一度衍發出生命的種子，使她成為生命的母親。

文明的發展已到了此路不通的階段，牽一髮動全身的經濟、永無休止的污染、政治宗教的鬥爭，誰能獨善其身？

## 蜉蝣

蜉蝣是個奇異的微小生物。

這些纖細的昆蟲藏在湖泊的泥沼裡，經過足足一年的時間去孵化，這時間便像母體內的胎兒，靜候著生命的來臨。

終於在某一天，牠破卵而出。

湖水裡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危險，一不小心，就會葬身魚腹。

生命的力量澎湃著，牠們拚命地往水面游上去，抵達湖面，牠們迫不及待地展開翅膀，沖天而起。

在躲過鳥兒的追捕、避過較大昆蟲的獵殺後，牠們全心全意地交配，翌日清晨力盡而死，隨波逐流。雌蟲死前排出卵子，卵子沉下湖底，開始另一代的生命週期。

千辛萬苦後，牠們只享受了一天的生命。

牠們是否為愛而生，為愛而死？

在宇宙以百萬計的年月裡，人的生命亦是電光石火下剎那間的發生。

他們是否也為愛而生，為愛而死？

## 蜜糖

有位仁兄在荒野裡漫步，忽然間出現了一群飢餓的猛獸，向他追來，這位仁兄大驚失色，拚命逃跑，眼看快被追上，慘死虎狼爪牙之下，前面有個水井，他毫無選擇，縱身跳進井去，豈知井底滿佈躥動的毒蛇，魂飛魄散下，他雙手亂舞亂抓，好傢伙，竟然給也抓著一棵樹，那樹在井壁橫伸出來，恰好在深井的中間。

上面的虎狼咆哮怒吼，下面百蛇躥動昂首吐舌，均對這近在眼前的美食，垂涎不已。

這位仁兄鬆了一口氣，目下境況雖進退兩難，但總能苟延殘喘，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循聲望去，立時全身冰冷發麻，原來有兩隻大老鼠，正津津有味去咬噬著他所攀扶那樹的根部，他的救命恩人已接近斷折的危險邊緣。

在他汗流浹背時，他看到了眼前的樹黏了一滴蜜糖，於是他忘記了上面的虎狼、下面的毒蛇、快折斷的樹，全心全意地伸出舌頭，去嘗那滴蜜糖的甜美。

哲學家說，那滴蜜糖代表了生命。

就像我們忘記了「生」，忘記了「死」，全心全意去一嘗生命的甜美。

# 第四篇 心靈的力量

巫術

巫術這個名詞在今天已等同邪惡。

在卡通片裡巫婆是醜惡和可怖的象徵，壞事做盡，好事卻欠奉，在中古時代，被指為女巫或巫師的人會被人用火燒死或被投石擲死，顯示人們對毒咒等超自然力量的畏懼，到了今天，或者用一句說話可以總括世人對它的看法，就是：「巫術是騙人的把戲。」

巫術的力量只是神話故事中幻想出來的情節，在現實世界的陽光下，它只能像冰般溶掉。巫術已不存在於這科學和開明的理性時代裡。

這種對待巫術的態度是不公平的，讓我們靜心坐下來，拋棄成見，將巫術看作是一種自有人類以來便存在的現象。

它或者是人類瞭解自己的「內太空」和潛藏力量最寶貴的一條鎖匙，帶我們進入這科學時代忽略了的一個寶庫，這寶庫深藏在我們心靈之內。巫術正代表了人類試圖呼喚這寶庫內封閉了的力量。

這不是說每個人都應去作法和唸咒。凡與人類有關的都有正反兩面，正如任何工具也可以用之為善，或以之作惡。

正如巫術也分白巫術和黑巫術，那是人的問題，與巫術本身無關。

巫術是一個悠久和廣泛的現象。

它以不同的名字，出現在每一個民族的史冊裡。像中國漢朝的五斗米道、張天師；清代的白蓮教、義和團。可是它們留給我們的印象實在太劣了，只能令我們想起「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八個大字，那亦成了歷史事實，但對張天師或義和團是否確擁有某一種奇異的力量，卻沒有人深究，後人記得的只是義和團在洋槍下不堪一擊，瓦解煙消。

今天中國的巫術仍以茅山神術、六壬神打等種種形式存在於社會的陰暗層裡，其中當然不乏招搖撞騙之徒，可是只要你抓著任何一個修習神術的人，他都會言之鑿鑿告訴你那是千真萬確的事。

近數十年來在西方興起的「超心理學」，使學者們對種種超自然的現象加以探討和研究，那持著理性和客觀態度的專家目睹和收集了大量令人驚異的資料，被蒙上洗不脫惡名的巫術正被默默翻案，一場革命在大多數人知感之外靜靜地進行著。

人類對不明白的事物總有一種排斥的傾向，尤其巫術只像是一小撮人的專利，尤使人深惡痛絕，可是只要認識到那類力量藏在每一個人身上時，一個新的時代將會誕生。

巫術究竟怎麼樣開始的？

一八六八年法國地質學家在法國多爾多涅省埃西德塔雅克附近克羅馬農進行了發掘，發現了最完整的史前人類文明，這些史前人類便被名之為克羅馬農人。

從遺址的狀況推斷，克羅馬農人是很成功的獵人，獵取馴鹿、野牛、野馬甚至猛馬象。而最使人驚異的是他們留下來的大量藝術品，小件的雕刻品、浮雕以及各種動物雕像。接著在法國和西班牙的一些洞穴裡，更陸續發現了克羅馬農人的其他遺跡，和許多精美的動物壁畫。

對一些現代人來說，克羅馬農人的壁畫，可能顯示了一萬五千年至三萬年前的古人類，已經有追求美的天性，可是考古學家卻指出古人類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充滿危險的原始世界裡，是沒有餘暇和心情去從事奢侈的藝術活動，每一件事都為了生存而去做。

克羅馬農人將要狩獵的動物畫在壁上，就像巫師將施術對象製成布公仔。古人類通過遺失了的儀式，將精神力量集中到要狩獵的對象上，進行召喚和控制，以達到手到拿來的理想。

廣義的巫術就是要以精神駕馭物質和其他生物，當這種力量轉向其他人時，便變成可怕的黑巫術。

克羅馬農人這種原始巫術，在很多現代人眼中，只是不值一哂的無知迷信。他們會說假設這真對克羅馬農人有幫助，那只是自我催眠下信心增強，以致成功的可能增加吧，與什麼超自然力量，實在沒有半點兒關係。

在作出這樣的結論前，讓我們先看看萊因博士ＤＲ．Ｊ．Ｂ．ＲＨＩＮＥ在杜克大學的著名實驗。

萊因在八年的時間內，進行了十八個有關連的一系列實驗，看人類是否有能力影響骰子落下的點數。結果在一九四三年發表，成為研究人類以精神力量駕馭物質的劃時代實驗。

實驗的結果發人深省，就是當參加試驗的人，第一次去影響落下骰子的點數時，成功率遠比機會率為高。那也就是說，精神力量的確可以影響骰子的落下。而第二次進行試驗時，成功率大大下降，此後每況愈下。那是說當人的興趣減少，精神散漫時，精神力量便不能凝聚。

這也是巫術的精義，藉著對某種神力的信賴，通過使人進入歇斯底里的儀式過程，人的精神力量被凝聚起來，就像放大鏡集中了陽光，燃著了火柴。

巫術非只是盲目迷信，她是人想變為神的試步。

## 得失

當古人類將要狩獵的對象繪到洞壁上，舉行巫術式的禮儀，然後提起原始武器，踏出洞穴外的世界，為維持生命的食糧而奮鬥時，他們的目標清楚明確，沒有絲毫猶豫和考慮的餘地。當他們面對猛獸時，那是個生與死的問題，他們的警覺提高至所能達到的極限，若能倖存回家，甚至揹著豐美的獵物，那種成功帶來的滿足快樂是統一的。他們會為成功歡欣鼓舞，通宵慶祝，無論肉體或精神都是滿足的。

生存本身已是最大的挑戰。

當他們學曉了畜牧和農業，生命的危險性降低了不少，於是他們有餘暇去思想，文明逐漸出現，每向前邁進一步，生存便愈是容易，成功已再不是如此單純，人也很難得到從前的滿足。

整個文明和科學的進展，使挑戰愈來愈少，一般人可以在某一職位上安安穩穩地工作一生，他們面對的只是千篇一律的刻板程序，他們的靈覺和意志，因再不須像古人類面對切身的危險而變成麻木消沉，也享受不到成功帶來的滿足感；於是唯有賭博、運動、看電影、旅行……希望能藉著這些文明的產品，帶來刺激和滿足。甚至有人發動對同類的鬥爭，以人作為狩獵的目標。

## 儀式

在人類的社會裡，事無大小，都有各式各樣的儀式，由擺滿月酒席、婚宴、小學畢業典禮，至乎一國之君的就職禮，儀式都是不可或缺的。

不過大多數儀式都是虛有其表，我們只當那是一種隨俗的手續，但在巫術裡，那卻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程序，同時亦向我們啟示了儀式的真義。

巫術儀式最基本的作用是使我們跳出現實牢不可破的枷鎖囚籠，通過極端的氣氛，進入某一種超常的狀態，以能和「某一種遠比我們強大的力量」結合，做出種種異行。

我們對於巫術的憎厭，很多時是基於宗教排斥而產生的情緒，每一個宗教都不可避免地有排他性，指其他教派是邪教，假若有力量的話，力量就來自邪魔，可是其實遠在六萬年前，巫術便已存在克羅馬農人間，那是新石器時代的原始科學，作用是醫人治病、信念寄託和狩獵求生，就像現代科學的正面貢獻。

問題只是通過巫術召喚來的那種「力量」，究竟是來自我們潛意識的深處，抑或確有一種獨立於人類之外的力量存在。

## 超人

有人或者會說，無論巫術如何顯示人類潛在的力量，其實卻是有限得很，因為基本上人類還是以雙手和實際的人為努力，諦造了雄霸大地的文明，巫術的力量在科學前冰消瓦解，是科學將我帶到今天的成就裡，而不是巫術。

巫術只是屬於原始人的。

有這個想法的人，是否也曾想到：正是科學的高度發展，使我們重新去認識自己，去認識自己潛藏的一切，以另一種理性的角度去看待巫術。

科學使我們無限地擴闊視野，擁有高度的物質享受，可是人類本身生、老、病、死的問題卻從未曾解決過，生命的意義在哪裡？文明愈發展，人愈像個行屍走肉的思想機器，而諷刺的是反而很多問題都不敢去想，因為想之無益，空費精神，而物質卻是如許地實在，只有賺錢才能得到最實際的回報。

我們已來到了文明發展的十字街頭，到了自省其身的階段，盲目追求物質文明最終只能帶來生態的毀滅和大戰的災禍。從已存在的大量事實裡，人是應擁有遠超於目前表現出來的能力的，或者那仍是支離破碎，但我們卻不應因為某人只從大海提了一桶水回來，而認定大海只有一桶水那麼多。

## 黑巫術

在原始社會裡，巫司是族人的慈父、導師和精神領袖，也是族中最具見識的人，那時巫術的作用完全是正面的，這種模式的社會仍殘存在非洲、南美洲、東南亞等一些文明還未伸延到的地方。

在那些古老的日子裡，巫術使人類與自然合而為一，渾融一體。當巫師在將黑夜照得發紅的火耀閃爍中，隨著鼓聲跳著祭祀的舞步時，圍繞著他拍手舞動的族人，在熱切和專一的信念融合下，整個團體脫離了現實的囚籠，提升到一種深入的宗教經驗裡，「看」到平日看不到的東西，踏過平日碰也不敢碰的灼熱火炭，和亡靈接觸，那是他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現代人，想想沒有了你現在擁有珍貴的科學世界觀，是多麼令人不寒而慄的一回事。

隨著人類文明的興起，尤其是城市的形成，人與自然日漸分離，一種新的精神亦出現，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情形，在城市裡比任何一個地方更激烈，人類開始發展他的野心和侵略性，只有騎到別人頭上，自己才可以出頭，在這種情形下，巫術變成個人爭鬥的恐怖工具，成為人所懼怕的黑巫術，巫術至此亦為大多數人唾棄。

它卻不會消失，從一開始它就是我們血肉的一部分。

## 不立文字

禪宗是拈花微笑式的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在某一程度上，又或在潛意識的層次裡，我們總隱隱覺得有一定的道理，語言似乎令我們失去了某一種難言的精粹，於是有「沉默是金」、「此時無聲勝有聲」等境界。精神的世界就像一湖清潭，語言和利用語言去進行的思想，就像投往潭裡的雜污，使水由清變濁。

語言中心完全局限在左腦，左腦受損，休想說出一個字來。

問題來了，我們大多數時間都在說話，口中不說、心中也說，所以絕大部分時間，我們只是運用左腦，而沉默一半的右腦卻在暗處冷冷看著，那是否便是我們潛意識的世界。

或者可以說整個文明都是左腦的文明，那是由文字和語言孕育出來的成果，在以萬計的年月前，人類祖先作出了這樣的抉擇。

右腦的功用神秘莫測，已知的會是與空間感、關係感等較語言更抽象的感覺有關，當藝術家進入忘我的創作，舞蹈家忘情地舞動時，便由左邊的中心移往右邊的中心。

禪坐首要之務是凝心淨慮，不想而想，那是否也是將控制權由左腦交往了右腦，夢裡的奇異世界，是否也是貫通了左右的通道，使分離的重為一體，這都是趣味盎然的問題。

文字語言之外，實在別有洞天。

## 大話西遊

《西遊記》是部奇異的書，充滿寓意，轉一個角度去看，便可得出不同的東西。

例如征西團的組合。

孫悟空和龍馬合起上來是心猿意馬。孫悟空精靈活潑，千億根毫毛變化無窮，一個觔斗十萬八千里，正代表人類變化萬千的想像力，無遠弗達，這刻還在這裡，下一刻已神遊世外，難察其蹤。

他的獨門兵器，原為定海神針的鐵棍，更是可堪玩味，可大可少，可長可短，和人類男性的性器官異曲同工。在道家修練上，腹以下處稱為海底，所謂歸根復命之處，定海神針，不言可知是什麼。

孫悟空和龍馬代表了道家修練中的「識神」，而唐三藏代表了「元神」。這有些類似現代心理學的「清醒意識」和「潛意識」的分別。我們平時營營役役，為了生存而殫思竭智的一思一慮，都是識神所為。但元神卻像靈魂一樣，靜靜地潛伏在心靈的至深處，我等凡人休想觸摸得著。只有當識神被制服時，沒有了意馬心猿，我們才能晉入元神的奇異天地，感受到佛道高人所述說的禪定境界。

我們的神經有若一池深不見底的潭水，每一個念頭，都能激起陣陣漣漪，只有排除萬念後，潭水才能回復清澈，反映出存在的真理。只有當識神退避，元神才能出而主事。

識神元神，兩者缺一不可，因為說到要應付這世界，還須要孫悟空去化緣和打妖怪和龍馬用不完的腳力，唐三藏只是坐享其成吧，不過最後的成敗卻是大家的。識神元神本就二而為一。

孫悟空和龍馬的心猿意馬代表道家所說的「識神」、唐三藏代表渾渾噩噩、至純至淨的「元神」，現在便只剩下從來沒有停止犯錯，不斷顯示人類劣根性的豬八戒。和任勞任怨，所有擔擔抬抬都落到他身上的沙僧「悟淨」。

道家修練之法，又被稱為「性命相修」，所謂性藏於目，屬陽火；命藏於腎，屬陰火，水火相交才生大藥，有藥才可下手採取。

未涉獵過道家的朋友，看到這樣的描述，自然覺得抽象難明，不知所云，其實換句話說，性就是人性，是我們的精神；命就是我們的性能力。只有通過精神鍛煉，才能以種種玄妙的方法，將性的能量轉化為精神的力量，謂之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

豬八戒代表的正是性，故而此君好食懶做，在在表現出人性的弱點，而沙僧代表的則是命，性的能力。

性屬火，命屬水。所以沙僧居住於流沙河底，而收復沙僧，則必須仰仗豬八戒的力量，以性制命。

不修其性，如何可不為性慾所役。

所以猴王叫悟空，因為在佛道而言，識神所見所感，無一不空；沙僧悟淨，因為性能力本屬至淨至潔之物，所謂「順出生人，逆回成仙」。

征西團往西天取經，西屬金，正暗合道家金丹大法之義。沿途險阻重重，喻示了道家煉丹之險阻，例如唐僧喝了子母河的水，腹大便便，這亦是道家氣盛腹脹之患，解法是往正南某處幹某某事，南屬火，正南是「午」，午為頭，故守頭部「泥丸宮」，其氣自化，暗喻之妙，令人歎為觀止。

《西遊記》是外佛內道的奇書，給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複雜，所以說若能戰勝自己，便可以戰勝世界，取得藏在大雷音寺內的寶經。

## 心靈力量

一直以來，心靈學家都希望能在今天的科學裡找到一種足以去支持超自然現象的理論；正如科學界裡的死硬派或基於政治信仰立場的人亦想找到否定它的法門，而兩者都像一群在爭論光是什麼顏色的盲子。

經典物理學承認的四種基本力量是「重力、電磁力、弱相互作用力與強相互作用力。」

這四種力量都會隨著距離的增大而衰減。例如第一種重力，亦即是萬有引力，以地球為例，離開地球愈遠，吸力愈減低，所以這四種力都有這種被距離規限的力場現象。而心靈力量那漠視時空的特質，應該是完全超越這四種力量的。

有人提出心靈力量是藉超低頻的電磁波、超光速粒子、引力子等而存在，則完全是一種沒有根據的馳想，尤其是超光速粒子還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證實其存在。

還是愛恩斯坦提出了最大膽的推論，他說信息可以從一個粒子於瞬時間超越廣闊的空間，傳輸往相距十光年之遙的另一個粒子。

這個完全不可想像的事，竟被現時領一代理論風騷的「量子力學」支持和同意。那是說當一個粒子被測量時，另一粒遙遠的粒子就會「知道」測量的結果。

## 剎那芳華

人類最大的敵人，可能就是「平凡的苦悶」。

以先前所述實驗為例，以精神力量去影響一粒自由落下骰子的點數，每一個人第一次去做時，他的成績一定比第二次和以後的好。合理的估計，就是當他們第一次做時，因為新鮮的關係，故而興致勃勃，得出了最佳的業績。

這也是我們的通病，任何事做得多了，變成平平無奇時，新鮮感失去，一切都變得沉悶乏味。所以說婚姻是戀愛的墳墓，請回想一下第一次和她或他約會的滋味，為什麼不能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那樣？

滿足只是剎那之間的事，當以往朝思暮想的事變成平常生活的一部分，起始的興奮和濃烈便煙消雲散，了無痕跡。所以哲學家說「理想是永不能實現的」，當理想變成現實時，將失去了不平凡的吸引力，因為它已變成了日常平凡的一部分。

於是我們開快車、看電影、旅行、偷情……希望能暫別這個平凡的世界，享受新鮮不同的樂趣，雖然之後我們又要回平凡的苦悶裡，但已有了剎那的芳華。

## 神遊

神遊是人類的一個亙久長存的夢想。

肉身雖有局限，但精神卻像西遊記中的孫梧空，一個觔斗十萬八千里，無遠弗屆，況且從身具異能的人士、致力潛修的禪道高人，甚或普通人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我們都能找到神遊的一些蛛絲馬跡，使我們燃起希望之火。

人類的進化，使我們失去了一些原始的技能，也得回了一些原始人沒有的東西，例如比較不倚賴體力的現代人腦袋，要比原始人大了和重了，特別是隆起的前額，便使現代人更能計劃和掌握將來，所以說不定人類進化到某一階段，一向若現若隱的神遊力量，或會變成走路呼吸那麼普遍。那時只要集中精神，剎那間便能到達某一遙遠的處所，清楚地看到那處的一切。

神遊或者是唯一能使人類往來遼闊空間的方法和形式，據愛恩斯坦的推論，這宇宙內物質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就是光速，假若這是真，我們將走不了多遠，星系和星系的距離是千萬光年計的距離。何況光速只是夢想裡的癡想。物質變成光時亦代表了物質的毀滅。

但神遊卻是非物質的精神旅行。

它或許是完成人類遨遊宇宙的唯一方法。

在美國科幻小說家阿爾弗雷德．貝斯特爾的作品《星辰我之目的地》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 ＭＹ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裡，對神遊有深入的描述。

書中所說的神遊在開始時是有界限的，不能超越地球的表面，試圖往宇宙無限深處闖去的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踪。不過這樣已破壞了所有已存在的社會規律，舊世界徹底崩潰，產生無政府狀態，就像一個不懂事的頑童，拿著威力龐大的武器，做成的只有破壞。

書的結尾是主人翁在一隻宇宙飄浮的救生艇上成功地進行了破天荒第一次的宇宙神遊。最後看到了創造宇宙的情景，遊歷在地球上看上去只是一點點星光的獵戶、天琴、織女、金牛、蠍子星座，完成了「星辰我之目的地」的夢想。

這數百年來科學的長足發展，諷刺的是使我們更清楚自己在宇宙的卑微位置，最先進的國家竭盡財力，才能勉強送幾架穿梭機離開地球少許作了那無足道的短距離旅程，還要求神拜佛希望沒有出錯，征服星空只是科幻書內的情節，人對於廣闊的宇宙是否真是那樣無能為力？

現代文明將注意力全放到外太空去，但心靈內無窮盡的內太空，或者才是答案的所在地。

## 富屋貧人

很多科學家都相信，普通人盡一生的時間，只能將本身的潛力發揮百分之一二。餘下的那百分之九十幾，便白白錯失了。

一件看來很難的事，例如打鼓，手、腳、耳配合，乍看起來似乎是全沒有可能做到，不過只要我們集中精神，通過長時間的練習，那看來是高不可攀的難事，將變成像呼吸那麼容易和自然，甚至變成了樂趣，整個人類文明便是這個過程下的產物。

潛藏的力量是無盡無窮，用之不竭，只要我們集中精神，它便自然流露，做出各類難以置信的事，像一位印度的苦行僧，數十年拒絕坐下來；又像某位因別人偷了他衣服，十多年來拒絕離開湖水的部落酋長。人類真正的能力是大大超過他對自己的估計，所以一個高齡的老太婆，危急時能掀起整架汽車，救出壓於其下的孫子。火災時有人捧著數百磅的夾萬走上幾條街。

我們或者是一個擁有最美麗豪華城堡的大富翁，泳池、影院、桑拿室、桌球室無不全備，可是我們卻將自己關在城堡下那陰暗污穢的地室裡，怨懟環境為何如此惡劣不堪，忘記了地牢上的美麗城堡，和城堡外那無限美妙的天地。

## 子虛烏有

有一組心理學家，做了一個招靈的實驗。

實驗是這樣的，他們虛擬了一個人。這個人活在過往某一時代裡，但他的姓名、出身、生活，生卒期則完全是這組心理學家創造出來，事實上他是絕不存在的，是個子虛烏有的人物。

於是他們開始向這個人招靈，招一個從不曾存在過的人的靈魂，經過了幾晚的失敗後，終於某晚上一個自稱是這虛擬的人的鬼魂開始和他們交談，告訴他們「他們為他虛擬生命」的一切。這還不夠奇怪，當說到關於「他」生活的時代時，「他」竟能糾正對那時代不大瞭解的心理學家們歷史上的誤差，到最後所有人都給弄得糊塗了，開始懷疑這子虛烏有的人物的存在。

這使我想起中國神打中的請神，例如大聖爺上身，做出種種奇行怪事，模仿孫悟空的猴子動作，可是齊天大聖只是子虛烏有的小說角式，事實上並不存在於這世界上，怎能請他「上身」，這便像先前那個招靈實驗，一切一切只是我們人類自己神秘莫測的心靈在作怪，大聖爺本身並沒有獨立的力量，牠的力量只是相信牠存在的人賦予給牠。

現實比任何科幻小說更離奇怪誕。

## 綿羊效應

早一陣子香港颳過氣功的熱風，不同意見的人為了驗與不驗的問題起了針鋒相對的爭論。

其實這也是大多數超自然現象的例牌情形，例如以意念力使鐵器彎曲國際著名的心靈家尤域．支拉（Ｕｒｉ Ｇｅｌｌｅｒ）坦言他那令人驚異的心靈力量，便像一條接收得不好的天線，有時畫面模糊，甚或接收不到，可是有時卻清晰無比。

很多靈學家一直以來都相信有「綿羊──山羊效應」。

那就是說不論是表演者還是受試者，要得到正面的反應，綿羊（信仰者）總要比山羊（懷疑者）好上很多。

綿羊是那希望某一心靈力量示範成功的人，而山羊卻是希望測試失敗的人。這即是說旁觀者的信念影響著事情的成敗。

這或者是解釋為何時驗時不驗的一個可能原因。

當整條村整個部落的人圍著巫師狂歌激舞時，他們純一的意念加起來變成一個心靈的力場，再以巫師為焦點表現出來；又如一個六壬神壇裡所有信徒的攜心合作，幹出種種異事。

印度是最多輪迴記錄的地方，因為在那裡，輪迴是每一個人都深信不疑的一回事。

# 第五篇 科學與玄學

分久必合

在古科學裡，起始時玄學和科學渾然天成，從來沒有人想到它們可以是兩件事。「理性的時代」興起，玄學和科學才成為了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似乎不把玄學排斥，便夠不上科學。

於是占星術再不准在大學裡教授，因為科學家並不明白那是甚麼，盲目去相信自己不明白的東西，不是迷信還是甚麼？

人類對超乎常理的事，是既驚且懼的，因為那代表了不明白的事物，儘管宇宙和生命本身正是超乎常理的東西，甚麼是開始？甚麼是結尾？人類的自信只能建立在盲目的自信上，一遇到難以解釋的事，便縮回令他盲目但自信的龜殼裡，並反覆向自己保證：那只是一些還未解開的疑團，終有一日在科學的偉大明燈下，一切會水落石出。諷刺的是隨著科學的發展，科學亦愈來愈玄，量子力學和黑洞更是鐵證如山，當然，他們會說這是通過大量客觀的資料，理性地推測出來的一種結論，但其實我們也可以用同一種態度看待玄學，看看那是否可隨意拋棄的廢物殘餘。

玄學科學，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 全知

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作者是已故的喬治．阿貝爾博士，是美國著名的天文學家。

這篇文章是批評西方星學的，文中列舉了星學不可信的地方，例如天空中實在的十二星座，與星學的十二星座因歲差的關係而無關，黃道帶已向西滑過了約三十度，今日星學的雙魚宮實在是天上的水瓶座。

其次星座並不是真的在空間裡聚成一團的星體，它們是彼此距離極遠的「太陽」，距離地球亦遠近不同，只是在地球望上夜空時，它們看來像一組有意義的圖形吧。

跟著他列舉了星學不可靠的種種地方。

他說的話不無「道理」，問題是「道理」的可靠性，科學研究的工具是「理性」，故此拒絕任何超乎「常理」的東西，不過，這是可以原諒的。

令我感到反感的卻是他那「全知」的語調和態度，他說「把黃道分成十二個宮，這純粹是古巴比倫人的一項隨意發明……」兩句說話便將古哲的天文學變成小兒的遊戲，這便等於說「《易經》的六十四卦是古人無聊時砌出來的玩意」。又如他說「星座也和黃道諸宮一樣，是任意選擇的結果。」正是這種「全知」的態度，使科學變成像用一個顯微鏡去看一幅畫，怎能看到畫的是甚麼。

## 天地人

天、地、人是東西玄學不謀而合的基本架構，所有術數無不從這架構衍生出來。

像中國的子平八字，八個字上四個是天干，象天；下四個是地支，象地。而「人」則藏身地支之內，稱為「支藏人元」。

這正反映著真實的情況，天在上、地在下，人則依附大地而生存。更奇妙的是十二地支裡藏的人元剛好是二十八之數，象徵著天上的二十八宿，體現了中國人深信人是天星下凡的哲學和憧憬。

像中國《易經》的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上兩爻象天、中兩爻象人、下兩爻象地。所以周易第一卦乾為天最下一爻是「潛龍勿用」，因為那時還在地底。由下數上第二爻是「見龍在田」，那是地面。第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已到了人的世界、第四爻「或躍在淵」，開始人的奮鬥；第五爻是「飛龍在天」，乃因剛抵天界，而最頂一爻「亢龍有悔」則是飛得太高了，高處不勝寒，豈能無悔。

中國的「王」字，上一畫象天、中一畫象人、下一畫象地，中間垂直一棟正是天地人三才，一以貫之，只有這樣，才能稱王。

## 天字

乍看起來，以出生年、月、日、時、天干地支合起來的八個字，論斷人一生禍福榮辱，是不可思議又難度極高的一回事，其實要學習這一類玄學知識，只要多一點耐性和時間去掌握基礎ＡＢＣ，加些想像力，輔以人生經驗，那將是饒有趣味的事兒。

例如閣下屬「木」，生木的是水，所以水便等於木的母親，假設少年運時水旺太過，批之於命，便是少年時過分嬌縱，以至木腐不能雕。

整個八字，來來去去都是金木水火土的生剋制化，那並沒有一丁點兒違背我們所知道的常規。

再舉例如閣下屬木，八字本身水旺，加上某一段運程內全是水，便會有水旺木漂的現象。假設閣下喜水，這段時間你或會遍遊天下，盡覽美景；又或幹上了一份馬不停蹄的工，這處去那處去，就像一條在水上漂浮的木。假設閣下八字不喜水，那段時間就是顛沛流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歇下來休息一下時，命運的一個浪頭，就會將你沖到別處去。

對我來說，八字是具有高度藝術性的玄妙學問，助我從另一角度去體會和窺視生命。

## 掌紋

根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任何沒有用的東西，都會被淘汰，所以經歷了千萬年的進化後，我們身體每一樣東西，每個細胞，每個毛孔，每條汗毛，都各自負有任務，當他們好食懶做，遊手好閒的時候，便是他們主人當災的時候了。

卻從沒有人說得上掌紋究竟有甚麼作用。

它們的成因，也沒有人弄得清楚，是否因為我們的手經常抓東西，所以形成種種摺痕，慢慢變成了紋，若是這樣，掌紋就不應有如此精緻多變的紋樣，而且明顯地有精粗深淺疏密之別。

而人的手紋為何又比猩猩猴子精細得多？

手紋學或者正告訴我們，腦袋雖看不見，但通過掌紋，我們卻可透視陰沉不可測的靈魂深處，那是名副其實的心靈之窗。

掌紋是會變化的，代表著人的心性才情也在變化著。

前一輪在報上看到經濟者研究後，發覺生命線的長短確和人的生命長短有關，若此屬實，那掌紋不單只是心靈的透視鏡，還是命運的一個程式顯示板。

只要你留心一下，生命確是非常奇怪的，攤開手掌看看吧。

## 莫不有數

數目字在玄學上各有其獨特的意義，姑勿論對錯，本身自成其頗有道理性的一個體系。

在西方玄學中，「一」代表天地初開，所以有強烈的使命感，充滿生機。但很易流於一成不變的固執，過於追求成功以致充滿侵略性。

若果「一」是男性，「二」就代表女性。二比較平衡與溫和，滿足安寧。是跟從者而不是開創者。

「三」是光明和生意盎然，比「一」更為多樣化，是個幸運的數。

「四」代表守成不變、實際無華，精於平平無奇的工作。「五」位於一至九的正中，故兩邊搖擺不定，愛冒險、自大。「六」代表和諧，內向和平靜、仁慈而忠心。「七」代表玄學、哲學和超越俗世的追求。「八」是成功的象徵，代表物慾、權力、金錢。「九」是浪漫和精神的代號，含有宗教的意義。假如「一」是始，「九」就是終，自然涉及超越現世的事。

單數整體來說是比雙數強和有力，因為雙數遇上單數、加在一起時，一定會變為單數，所以被視為是單數的勝利。這套數目字的系統，被運用到姓名筆劃學上，便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迷信」式玩意兒。

## 妙若天成

無論東方或西方的玄學體系，都有一種純出乎天然的鬼斧神功，令人嘆為觀止，像西方的占星學，中國的命理，它們本身自具有圓滿而合乎情理的架構。

十二星座是占星學一個基本指標，顯示了當人出生時太陽所在的宮位，例如三月十五日出生的人，太陽飛臨雙魚座的三十度內，所以屬雙魚座。

十二星座的性格之別清楚分明，隨著它們的位置、主星、屬性而推衍，一點勉強的成分也沒有。

例如十二星座以白羊座為起首，所以白羊充益著開創潮流的熱情，朝氣勃勃，一往無前，他們的衝勁在十二星座裡不作第二人想，正是開拓者的本色，因為十二星座由他始。

十二星座的結尾是雙魚座，它是十二星座的歸結，包含了其他星座的性格，因此最能了解其他的星座，所以他最大的優點是「明白」。白羊代表出生，雙魚代表死亡，當白羊熱烈投進生命裡，雙魚卻憧憬著超越現世的天地。白羊和雙魚的愛情結合圓美無瑕，因為當一頭一尾接上時，剛好結成了天上的大圓環。

這一切不是妙若天成嗎？

## 雙魚

雙魚座的象徵是兩尾向著不同方向的魚兒，那代表了力爭上游的努力，和隨波而去的自暴自棄。

一念向上，一念向下；一念為善，一念為惡。

那或者是每一個人的寫照。

當大兵為傷亡的同僚悲泣，將囊裡的巧克力拿出來分給跟在身後的小孩時，他是個「人」。

可是他血紅雙目，向手無寸鐵的人開火，以暴力去虐殺、強姦，他只是一隻「禽獸」。

人或禽獸、聖人或魔鬼，棲息在同一的身體裡。

這種同時具有兩個極端的危險傾向，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內，雖然假裝為萬物之靈，可是從歷史上可以看到，那隻禽獸是在待時而動的，只要一旦失去了約束力，弱肉便要遭遇到強食。

道德倫理、哲學文藝、宗教社會，這一切代表了人類力爭上游的努力，使我們看來文明一點，可是那人類的大敵，那隨波往下而去的放棄，無時無刻不在扯我們後腿，他們會用種種理由，或不須要任何理由，去滿足體內那才闊別了數萬年的人猿禽獸。

人類何時才能認識到，他的幸福與和平，只能在上游的某處可以得到。

## 時代的神話

二十世紀科學的長足發展，的確把人類帶進了一個安全舒適的樂園，尤其在先進的國家裡，每日張開報紙，日新月異的產品都能引起一點驚喜。

我們幸福地生活在高度的物質文明裡。

這當然要拜科學所賜。可是亦正是科學把我們帶進一個沉悶得令人窒息的天地去，那是一個沒有神話的世界。

科學嘲笑古人迷信無知，缺乏理性和懷疑的精神，可是對於生命的體會，筆者不才，卻從沒有聽過甚麼人說得比老子更玄妙，比莊子更透徹，因為對於生命的本質，何謂始何謂終，究竟是母雞先還是雞蛋先，我們進化了五十萬年的腦袋，還是拒絕作答。

今日的科技分工精細，很多學者專家，窮一生之力，只鑽研某一範圍窄小的項目，就像只研究建立整座大廈千百萬塊磚頭的其中一塊。他們相信只要逐塊逐塊去研究，終有一天這座宇宙之謎的大廈會不攻自破。說實在的，那就像拿著一把尺，去量度宇宙的大小那樣不自量力。

但是他們仍高舉科學的旗幟，排斥一切他們認為非理性的東西，所有超自然的力量和靈覺，對他們來說，都是無知的產品。最後的結果是我們的世界變成一個了無生趣的物質天地。可是對於生命本質的了解，生命是甚麼，卻苦無寸進。他們有否想到，僅是眼前的宇宙，已是奇異無匹的大怪事。

科學和玄學之爭，在於前者認為一切都出於意外和或然率；而後者則認為沒有偶然這回事，任何事物都有其背後的意義和目的。科學認為生命偶然而來，死後煙飛灰滅，了無痕跡；玄學卻認為生命背負著神聖的使命，生命只是一個短暫的旅程，永恆裡的一小段。

無論誰對誰錯，那是永遠爭論不休的煩事。經驗和角度，決定了我們的偏見；我們的信念，形成了我們的世界。只要我們相信這個世界沒有神話，這便是一個沒有神話的世界，就算有神話發生眼前，我們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哲學大師榮格曾說：「我們這個時代，缺乏的是一個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

## 宗教

當特技人在高空中走鋼繩時，「宗教」便是那條他賴以保持平衡的長桿，否則將兩手空空，在一無所有之下，去應付動輒決以生死的挑戰。

在文明的發展上，宗教起了巨大的平衡作用，使人類的精神充實和穩定，將人類體內野性的一面加以道德的約束，使人類除了生存之外，擁有超於物質追求之上的遠大目標。

假若現在的宗教令人聯繫至無知和沉迷，那只是代表了我們需要一種更現代化的宗教精神，從罪與罰、天堂地獄、獨裁的權威和神那類的精神層面上提昇至一種對宇宙更深入的體會，對存在自身更進一步的反省。

平衡的長桿一端是物質，另一端是精神，偏重一端帶來的只有災禍和危機，可恨現在的發展已偏離了平衡的軌道。

整個二十世紀可見人文精神的興起，帶來了對民主和人權大方向的發展，將凌駕一切的權力，交回每一個人親切的手裡，雖然在極權和宗教狂熱的土地裡，這仍是個可望而不可及的遙夢，但以往的歷史已教曉了我們，文明進展的大潮流一旦邁開了腳步，最終會衝崩每一個頑抗的堡壘。

目下我們正陷身新和舊的交替裡，若將「宗教」定義為對生命自身存在意義的詮釋，那這樣一個屬於我們時代的「新宗教」仍付闕如。

## 通俗化

要想得到市場，一定要通俗化，這似乎是不變的定律，宗教也不例外。

天主教耶穌的作為「救世者」、「天堂地獄」、「原罪」，都是每一個人能明白的事。可是天國在每一個人心裡這類意義深遠的觀念，卻非普羅大眾所能明白。在宗教的宣傳裡，耶穌被塑造成慈祥的和肯為世人犧牲的形象，但事實上福音中的他，沒有甚麼是他可以看得順眼的，對事物社會他有尖刻而深到的批評，每一個人都不完備，甚至會勃然大怒將小販趕出聖殿。但要深入人心，他卻須要另一種形象，一種令人更容易接受的形象。

佛教也如是，假設一開始你便要每一個人去成佛，那會嚇怕很多人，因為成佛代表捨棄、血汗、毅力、恆心，沒有多少個覺得自己活得已不錯的人肯肩起這類責任，而且成敗還是未可測知之數。

佛教也走上了天主教的道路，宗教組織形成的團體精神，廟宇神像造成的宗教氣氛，以宗教儀式達到不同的目的，誦經、信念、拜佛。

其實當剝去所有這些外衣後，宗教就是人在這有限的世界去追求永恆和無限，在這看來沒有甚麼永恆目的的生死囚籠裡，尋求超越這囚籠的永恆目標。

## 三種人

已故玄學大師高捷夫曾說過，追求宗教的可大致分類三類人。

第一類是「苦行者」，他們通過對身體的種種苦行，以追求精神的超越物質，苦行令他們將靈覺大大提高，不再受制於這副臭皮囊。

第二類是「信徒」，他們專注於信念，形成了超越一切的力量，只要你相信，高山也可以移開，這有點像愚孝愚忠，這種信仰的力量令他們將生命財富變成次要，只有信仰的目標才具有最後的意義。

第三類是「坐禪者」，他們專注於精神的修練，瑜伽便是最好的代表方式，通過對肉體的控制和鍛鍊，達致高層次的精神境界，以至乎悟覺。

這三類人基本的動機都是相同的，他們為的都是一個超越現世的目標，當你的目光並不放在世俗和這有限生命的成敗裡，才能做這三類人的任何一種。

但儘管對宗教信仰沒有興趣，這三種的追求方式亦可說是做事的方法，例如運動家拳擊家，便可列入第一類的苦行者，沒有苦行，怎能發揮潛能。第二類的信念，是每一個成功人士所需的條件。第三類精神修養，卻應是每個人也要用心的課題了。

## 排他性

約翰連濃在他的歌裡唱「想像當宗教並不存在時……」，那的確是很難想像的，中東的回教徒每天都在提醒我們，宗教在影響著人們的一舉一動，一呼一吸。

全世界的宗教都有一個特色，就是教徒深信不移的信念，當一個回教徒伏地向南朝拜、教徒進入教堂、一位老婆婆在神壇前裝香的時候，他們信念的本質並沒有不同，唯一的分別大概在於他們每一個人都深信自己所信奉的才是唯一的真理。所以印度教徒要拆毀回教的聖殿，而當政府宣布「賤民」可得到政府的職位時，勃然大怒，因為這違背了神的旨意。每一個宗教自有其經典、傳統和群眾去支持，在那裡理性並沒有容身之地，首要條件是相信。

當一種思想和主義被深信不移，不能作絲毫篡改時，那種主義和思想已被捧上神檯，人類只能謙卑地在神前跪下，叩首膜拜。宗教需要的是順民，而不是改革者。所以伽俐略被迫放棄自己的想法，在宗教的排他性下，新思想並沒有席位。

科學的進步在於捨棄以前的思想和體制，只不知宗教能否超然於這規律之外，宗教或者能使我們遵從某一種道德標準，但無可否認亦使我們限制於某一套觀念之內，排斥這以外的一切。

## 天堂

尼采曾這樣寫道：「假設人的眼睛真的打開了，他將在每一個地方看到天堂裡的上帝，因為天堂是蘊藏在每一內在深處的動流。」

在赫塞著的《流浪者之歌》裡，故事的主人翁年青英俊，既有智慧也有見識，可是他追求的卻不是短暫的世俗成就，而是永恆超越的理想，於是他放棄了一切，開始找尋真理的道路。他作過各方面的嘗試，包括在森林裡作苦行僧、和妓女相戀、享受財富和成功、甚至往見當時在印度講道的佛祖釋迦牟尼，結果仍是一無所得。

最初當他離家尋道時，經過一條河，河上有位老人，畢生專門撐筏渡人往彼岸，他所有的智慧和經驗都是從這條河學到的。故事的主人翁最後回到這條河裡，承繼了撐筏的任務，最後從河裡，或者更正確地說，從他心裡獲得心靈的解放，悟到了道的真諦，看到了「天堂裡的上帝」。

向外的搜尋，始終只能在己心處獲得。

佛偈曰：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

正如詩人艾略特所說的：「不停地往外搜探，但最終時將會回到起點去，並首次獲悉該地方的存在。」

## 異同

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域發展，但其中有相同處的巧合，往往能令人咋舌，這或者代表了人類本質的共通性，又或者是文化與文他在某一層面上有著我們還不能理解的奇異聯繫。

例如西方聖經中亞當夏娃的神話，與中國的伏羲女媧，便有很接近的地方，他們同樣是人類的始祖，一陽一陰、一男一女，生出了人類子孫。

最大的分別在於聖經中對亞當夏娃是負面的描寫，其罪過為子孫無限世地承擔下去，這基調決定了這宗教的「負性」，我們都是罪人，不可以驕傲，愈能在神前謙卑、自責、自省、跪下懺悔，愈有機會從罪惡中得救。

伏羲和女媧卻是人類的英雄，女媧煉石補青天，若非她那神奇的五色石，世界便不知會變作甚麼樣子，伏羲更是知識的源頭，流出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

所以當西方不堪回首，否定過去，肯定將來時，中國卻念古復舊，黃金時代在堯舜禹湯文武，最高理想在於重現過去。

西方的進取，似乎一下子得到全面勝利，可惜亢龍有悔，目下危機重重，動輒大禍臨頭，能走的路已是愈窄愈少了。

# 第六篇 命運與人生

宿命

宿命是令人不寒而慄的想法，試想假設一切都是注定的，生命還有何樂趣和意義？

可是假設一切都是注定的，樂趣和意義就不是由我們決定的了，甚至賢愚勇弱，信命或不信命，亦只是命運注定了的形式。

就像地心吸力一樣，雖然我們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可是我們每一個動作，舉手投足，每一分的重量，無不由它決定。我們已成為了地心吸力的一部分，就如我們是命運的一部分。

有人會說假設一切都是注定的，我便不需努力了，但正如上文所說，努力不努力亦是身不由己的了，何況命運就像宗教一樣，是永遠不能百分百被證實的。

再說人類還有擅於「揀擇」的力量，他可以揀選相信或不相信。例如我們親身經歷了一些命運的異事，某人被準確預言將來某事，我們一是嗤之以鼻，或指其純為巧合，甚至誠心相信的人，亦會很快將之忘記，因為這類顯示宿命的異事，實在太違反我們眼前的現實，在這現實裡，向左向右應是由意志決定。

於是我們可以繼續活在沒有宿命的安全裡。

## 造化弄人

七八年前的某一天，我和一位愛思考的朋友在大嶼山的田野間漫步，談論著宿命有無的問題，走著走著，來到了一道小橋上，樹的濃蔭下，溪水在橋底流過。

朋友的注意力被另一生物吸引了過去。

他歎道：「那隻蝴蝶真美麗！」

我順著他的眼光看去，一隻大蝴蝶悠然停泊在橋下溪流中突出水面少許的一塊石頭上，可是由於雙翼閤起上來，使我看不到牠翅膀上美麗的圖案。

我道：「真是那樣美麗嗎？」

朋友肯定地點頭。

我好奇心大起，在地上隨意撿起一粒粗沙，往橋下十多呎外的蝴蝶拋去。

粗沙在空中畫過一道弧線，往蝴蝶落去，在我們不能相信下，粗沙竟擲中蝴蝶的頭，美麗的蝴蝶慘然掉進水裡，隨著水流一起一伏，往下流沖去。

一時間我們啞口無言，面面相覷。

我若要蓄意去擲蝴蝶，憑一粒難以準繩的粗沙，可能一百次一千次也擲不中這樣距離的小目標，就算擲中的是牠的翅膀，牠也只傷不死，但造化弄人，蝴蝶卻因牠的美麗和我的好奇死了。

## 未來

未來是茫不可測的。

擁有美好現在的幸運兒，恐懼明天將一無所有；陷身厄運的，恐懼惡運永無休止地延續。

對於未來，我們就像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大殿內盲目射擊，希望能命中槍靶的紅心，而我們只有發射一槍的機會。無論希望有多少，未來只有一個。

你可以選擇口硬或口軟，有信心或沒有信心，可是未來永遠深藏在時間的面紗裡，永遠看不清楚。

在這三度空間的世界裡，時間卻反常地以過去現在將來的方式直線延伸，每次只能站在某一點上，我們叫那作「現在」。

人類天生有種傾向，就是對最奇怪的事物也能習以為常，其中一項就是時間。假設這過去現在未來的邊防是牢不可破，那我們只好認命，甘心做時間的奴隸，可是在人類的歷史上，偏偏有大量事實，告訴我們在某一些情形下，我們是可以早一步揭開未來遮臉的面紗。

未來是否從來便不是未來，未來是否早已發生了，只是人的經驗令她變成了未來。

說到底，從沒有人能瞭解時間，鐘只是代表人類的經驗，代表人的局限。

## 正覺

整個文明發展下來，負責語言和邏輯思維的左腦佔了絕對優勢，可能是負責感性，直覺甚或超自然力量的右腦退居二線，而每逢當我們思想或說話時，我們運用的絕大部分是左腦的功能。

這令我想起所有精神的修練，例如佛道二家的禪坐，都講求排除雜念，保存正覺。

只有一念不起，才能不運用語言，才不致完全側重在左腦的功能，我們才能進入罕有「人」跡那右腦深沉玄秘難明的「神秘大陸」。

人類在發明語言前，是否右腦佔優勢，語言中心為何又只揀選了左腦作容身之地，能解決這些問題，將能助我們更進一步瞭解自己。

瞭解自己擁有的能力。

人類所謂的「森林靈覺」，巫師的奇異力量，神打茅山的奇術，是否都是與這右腦的神秘功能有關？

無論是通過坐禪，極端的儀式，長時期的苦行，都是要將文明的枷鎖除下來，從左腦發展出來的理性文明解脫出來。

從而得到正覺。

## 語言囚籠

「生理心理學」的長足發展，令我們發現了一個震撼性的事實。

這就是「左右腦分離狀態」。

我們的腦原來可分為左右兩個半球，它們間的唯一通道只是一束神經纖維線，假若這神經纖維被截斷，左右腦便會陷進隔離的狀態，各自獨立起來。

左腦和右腦有各自不同的工作和任務。

左腦其中一個最主要的任務是「語言功能」，假設右腦受損，一點不會損害語言的能力，但若是左腦的話，則休想再雄辯滔滔。

右腦真正功能至今仍未弄得清楚，例如對空間的感覺、比較感性的藝術行為、超自然能力，諸如此類，都可能與此有關。

一個有趣的問題：語言是邏輯思維，這都應是左腦的專利，而每當我們說話思想時，都要運用語言，所以人腦文明愈發達，語言思想愈進步，左腦便更高度地發展，而右腦只發揮著輔助性的作用，很多應有的潛能都被理性思維壓得抬不起頭來。

語言變成了我們的囚籠。

可是不要忘記，當你口若懸河，想入非非時，尚有沉默的一半在冷然注意著你。

## 預言

說到預言，當然以法國十六世紀的玄學家諾斯特拉達穆斯ＮＯＳＴＲＡＤＡＭＵＳ最有名，但他卻不是唯一的一個。一八七七年生於美國的艾加基斯亦是一個奇怪的例子。

諾氏的預言方法，來自他的超越時空的第六感和對占星術的認識，其中情景，令人難解，但艾加基斯的預言方法非常簡明，就是通過催眠的方法。所以他亦被人戲稱為「睡眠先知」。雖然為何催眠後他可以超越時空，又或喚回以萬計的年代前的回憶，仍是奇異難明，不過總還是有跡可尋，不似諾氏的天馬行空。

艾加基斯準確的預言包括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亦即華爾街大股災前六個月預言它的發生；兩個在職總統羅斯福和甘迺迪的死亡；第二次大戰在一九四五年結束。而無獨有偶，他也和諾氏同樣預測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九八年間大災難的發生，洛杉磯、三藩市和美國東岸會被毀滅，這和諾氏在《世紀連綿》中的預言非常接近。

艾加基斯成為先知的過程非常有趣，尤其是談到失落文明「阿特蘭提斯」和「輪迴」時，更使人對神秘的時空間隔生出莫名其妙的迷惘。

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 三世書

十多年前初習玄學時，對每一方面都有濃厚興趣，一聽到有任何奇人異士，立時登門求教，那時的心態是深切希望掌相批命等確有其事，否則學下去還有何意義可言。於是儘管高人並不那麼高，也盡量去發掘他們的優點，忘記他們的缺點，如此地去蕪存菁。

那時有人眉飛色舞地來告訴我，他們看了三世書，知道了前世、今生和來世，例如前世是隻雞，所以今世這麼貪吃。前世是位滿手鮮血的將軍，所以今世愛作善事。又或前世是位落第秀才，今世拚命學東西自有前因。言之鑿鑿，驚險刺激。

這便像鐵板神數一樣，全來自一本書，只要異人掌握了其中訣要密碼，輪迴的秘密便無所遁形，對一個愛看武俠小說的我，自然深信世上確有秘笈，於是立時排期約見，享受偷看天書的樂趣。

豈知一看之下，廢然而止。

最大的問題是書中並沒有外國人的名字，這是否說輪迴是有國籍限制，中國人只能輪迴作中國人，不能做番鬼子，不能做日本人、印度人、剛果人。

中國的玄學裡有極端寶貴的東西，卻往往受到迷信的侵染，使美玉蒙上污塵。

## 局外人

假設有外星人來到地球，一定對很多人類的行為百思不得其解，例如維持生命的飲和食，為何如此千變萬化，好好的水不喝，卻要喝酒、汽水、加上化學成分的飲品？為何將其他生物的屍體，以各種匪夷所思的包裝和花式，送到餐檯上言笑間放懷大嚼？為何有些地方的食物多至倒進垃圾堆裡，有些地方的人卻要餓死路旁？為何一大群人要讓一小撮人剝削殘害？諸如此類，數不勝數。

可是我們卻看不到這些荒謬的事，因為我們身在局中，只覺眼前一切天公地道，就像太陽從東方升起來，往西方落下去？

假設一個局內人以局外人的眼光去看週遭的一切，他便會得出存在主義者的結論，這世界是荒謬的。

就像卡謬筆下的《異鄉人》，雖然那是他的國家，他的鄉土，但主角卻從不覺得他屬於那裡，只是獨在異鄉為異客。所以當他被判了死刑，神父來向他講道時，他抓著神父的喉嚨，咆哮道：「我擁有是即將降臨的死亡和死前的現在，你卻一無所有。」

這是一個陷身局內的人無奈的叫喊。

局外人是孤獨和沒有市場的，假設人生若夢，做個好夢吧！我們還能做什麼？

## 安全

心理學大師說人類與生俱來便在追求「安全」、「性」和「自尊」，有所求則有所失，人類的煩惱也由此而起。

因為是與生俱來，所以最不自覺，就像不知道自己在呼吸，聽不到自己的心在跳。

人類聚族而居，那比獨居要安全一點；人類學會建造堅固的巢穴，學會運用武器，都是安全的保證。畜牧可以保證源源不絕的食物供應，於是人類文明由游獵發展至農業社會，到了今天，走到街上，比起古人類確是安全得多，我們很少想到可能不會活著回家。

在精神上，我們也由只能在神巫處獲得的安全，收回在自己手裡，以格物致知的形式，勇敢地在無知的汪洋裡保持一點靈明不滅，而那一點靈明就建立起整個人類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我們的保安系統。

一切都似乎是合理和可以解釋的，對於眼前的現實我們可以大致分為「已明白的」和「尚未明白的」。只要不去想「尚未明白的」，我們足可以活在「已明白的」的安全裡，享受著「已明白的」帶來的一切，而除了這樣做外，事實上再無他法。

安全始終是第一要務。

# 第七篇 文明的終結

豐足與苦難

在二十世紀裡，活在豐足地區的人如我們，可能早忘掉我們的祖先曾有過的艱苦日子，從電視看到非洲的饑荒和苦難，雖然是那樣地清晰，但電視一轉，又變成歌舞昇平的娛樂節目，我們可選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現代人多姿多采的生活，使我們輕而易舉活在與過去、將來隔斷截離的現在。

在那些路有凍死骨的日子裡，罪惡都是因「需要」而起，肚子餓了，唯有去搶奪他人的食物；食物不夠，只有以殺戮將人口減少。但在豐足社會裡，罪惡發生的動機便複雜得多。

人是合群的動物，而罪惡亦因合群而來。龐大的社會結構，自然地以淘汰的方式，將人放在不同的位置上，當某人不滿意這種安排，便會變而為種種程度不一的罪行，以違反社會定下法則的方式去滿足自己的需求。心理學家指出，罪犯都有種希望「一朝得志」的心理，而搶劫一間銀行無可否認是獲得金錢的最快方法。

所以無論是苦難的日子，又或豐足的日子，罪惡始終陰魂不散地跟隨著我們，這是否遺傳因子打一開始就有問題，還是這是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必然途徑。

## 動機

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兇殺案百科全書》，記錄了無數令人髮指的罪案，同時顯示了很多啟人深思的現象，例如在大體而言，法國人和義大利人犯兇殺罪多是與個人的情緒有關、德國人則傾向虐殺、英國人殺人時計劃周詳、而美國人卻較粗疏大意，這樣看來，儘管在殺人上，亦顯示了不同的民族性。

其中有種特別使人不安的就是完全沒有動機的兇殺，也就是找不到什麼表面的理由，而是忽然心中一動，或興起一個奇怪的想法，遂害了一條人命。

例如一九五九年在加里福尼亞一位美麗的女子坐上了一位已婚男子的順風車，無端端連開十二槍將對方殺死，事後被捕時她說只是想知道殺人是否會引起內疚。

這類例子數量不少，而且愈來愈有增長的趨勢，報上不時有持槍者亂殺無辜的新聞，是否代表了現代人的心靈空虛。宗教和道德的約束力在這知識爆炸的時代已萎縮不振，現代始終產生不了偉大的哲學家，人類脫離了崇拜權威的時代，餘下來卻是迷宮般的世界，令人不知何去何從。

物質生活的步伐遠比精神的步子為快，後果便像走鋼絲的人所持的竿子邊重邊輕，自是步步驚心。

## 亂世

罪案的上升和其嚴重性，使人們大為擔憂。罪案的本質，往往忠實地反映著社會的心態和其病態的一面。

心理學家做過一個著名有關老鼠的實驗，就是當大批老鼠住在一個缺乏活動空間的擠迫環境裡，老鼠會開始侵犯其他同類，以至乎鼠吃鼠、強姦諸如此類。

大城市正是這樣一個環境，人愈多，人的隔離反而愈大，不公平的情況亦更為尖銳，而惡劣的環境，更使戾氣難以消除，於是叢生種種社會問題。

就像籠中鼠過多的鼠世界。

其次是世局的問題。

據統計每一次大戰期間和其後，罪案都會急劇上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在一九四六年的罪案比戰前的時候上升了一倍。儘管以其遠離戰場的因素，較不受戰火影響的美國，罪案也上升了三分之二，直至一九五四年前後，罪案的數字才開始回落。

但情況仍不樂觀，跌落的只是搶劫和偷竊，但謀殺和強姦卻是有增無減，顯示了人口的增加，應驗了「鼠口過多徵象」。

戰爭或政治上的不穩定，造成人心的不安，打破了「正常」，使人產生了事事都不能以守法和常規行之的危險心態，短視的人鋌而走險，希望能為自己爭取最大的收益，道德的約束力在世局的壓力下土崩瓦解，每一個人都為私利侃侃而言，表現了病態的社會。香港如此，中國大陸又何嘗不是。

這是不正常的現象，社會既不能帶來繁榮穩定，惟有各展奇謀。但希望卻永遠存在，一個政治上的良好變化，亂世便可逐漸變成樂土，而且變化當在目前。

由亂至靜的過度期裡，需要的是耐性和毅力。

## 素食

當一個水果埋在大地裡時，條件適合下，它會茁長出另一株果樹來；可是若將動物的屍體或殘餘埋在地裡，它只會腐爛發臭。

這給予素食者一個理論的基礎。

肉食裡有大量酸性，當吃進體內時，會令肉食者產生各方面的問題。其實人類營養的最主要來源，是太陽光合作用下產生的葉綠素，所以連肉食獸如獅子老虎，也要吃素食的馴良動物如羊、鹿等，以攝取陽光的精華。人類需要的蛋白質，在荳類食物中也不缺乏。所以在理論上，素食是絕對可行的。

一個古老信念，靈智愈高的動物，其肉愈不適合食用，因為其體內充滿各類情緒，吃進體內對我們會有不良影響。

食肉的動物在侵略性上無異是明顯地大得多，獅虎豹蛇鱷魚、海裡的鯊魚，莫不是擇肥而噬的兇惡食肉獸。

所以素食的人類亦應是較為理性與和平，假設事屬如此，問題便是當他們面對其他食肉的人時，面對比他們具有更高侵略性的同類時，是否會成為這高度競爭肉食文化的犧牲者？

## 斷食

斷食是瑜伽修行中一個重要環節。

也是一種飲食的學問，人若不斷工作，便須休息一下，度假去也。我們的消化系統何嘗不然，每個月揀一天或兩天讓肚皮休息一會，只喝水，使消化系統能將多餘的營養或脂肪消耗，是衛生的做法。

現代人在大城市裡，物質豐富，一日三餐外，還有各類美食甜品，過猶不及，所以因營養過多而致百病叢生的例子不勝枚舉。

斷食的時間是大有學問的，瑜伽者多揀選月圓時分，因為那時刻因月球引力的關係，人類的水分會往頭部集中，儘管這變化是微不足道的一回事，但已能產生精神和情緒上的影響。科學家能在一隻杯子裡測量出潮汐，有百分之七十是由水分子組成的人這「大杯子」，自然更受影響。而斷食正是使人平心靜意的法門。

斷食是不應貿然行之，應是由輕至重，開始時，首先揀每月的某一天，一選定了，便不輕易改變，使斷食變成生活的習慣，第一次可當作嘗試，吃少許的水果，盡量減少劇烈運動，這或者可以帶給你一個新的體會。

困擾現代人的問題，誰說不可以從古代的智慧中找到解決的寶匙。

## 突破

在過去的五十萬年來，人類的腦袋出現了史無前例的高速發展，使猿人變成了有高度智慧的人類，專家稱這為「腦的爆炸」，一朵應該三個月才開的花朵，三日便茁壯盛開，其中的原因仍是個不解之謎。

這種人類的變異，並非是逐漸的蛻變，慢慢由獸腦逐漸演化成人腦，又或舊腦自然地轉化至新腦。而是「強加」的，大自然令人難解地將新的成分，強加至舊的成分上。

這使我們擁有三個「腦」，爬蟲的腦，哺乳動物的腦和人的腦，三腦合璧。

此組合造成了人類複雜莫明的性格，在某一些情形下，原始獸性的腦會出來控制大局，使我們變成禽獸不如的傢伙。

當我們在音樂廳欣賞巴哈的神樂時，爬蟲的腦、哺乳動物的腦同時在聆聽著，我們很多時不明白為何喪失理智，因為人類並不瞭解他身體內的獸性。

在《人類自我毀滅的剖析》一書裡，伊域方指出了人類自我毀滅的傾向，由一開始，人便是唯一毫無理由地殺害同類的動物，今天我們擁有了核子彈，今天我們不斷破壞大自然，無論有意無意，人類正在自我毀滅的路途上走著。

## 生命條件

當我們往外太空找尋生命時，我們總愛偵查那些星球有類似我們地球的條件，來判定那一星球是否適合生命的發生，某種類似地球生命的發生。

地球氣候溫和，有空氣和水，所以適合生命的生長，這個說法其實頗為不妥，因為我們和其他生物植物，都是在這裡長大的，所以自然對這環境甘之如飴，但地球的條件，卻不一定是生命發生的必然條件。

在其他完全不同條件進化出來的生命，也會有著我們同樣的看法，當他們在宇宙搜索其他生命時，地球為他們可能是個絕對不適合他們那種形式生命的一個地方。因為對他們來說，地球充滿有毒的氧氣和腐蝕性的水。

在一部科幻名著裡，描述了一個地心吸力比地球強上數倍的世界，在那裡只有長度和闊度，沒有高度，一切東西都是扁平的，那裡的生物是擁有智能的大爬蟲，而全書的高潮，是這些爬行生物，攀上該星球從沒有生命敢幻想登上的高峰，克服了對高度的天生畏懼。

這令我想起了移民潮，香港或者可以給肆意破壞地球自然環境的人借鏡，終有一日，我們也不得不忍痛，假若可能的話，離開可愛的「鄉土」，一個本該是最適合的地方。

## 水

水是奇妙的東西。

地球上最多的是水，據科學家目前的研究，生命是自她而來，所以她就像是萬物的母親，但她從不居功，還任勞任怨，為我們默默地幹著數也數不清的工作：運輸、調節氣候、延續生命、提供娛樂場所……

水是由一個氧兩個氫組成，可是它們究竟怎樣合而成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弄得清楚。在零度水會變成固體，體積反而大了起來，雖然我們接受了這是現實，習以為常，可是那仍是異常的事。

而水和我們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身體百分七十以上是由水的分子組成，當我們看著雨從天上落下來，從溪河流出海去，大海無邊無際地在眼前擴展，我們知道看的並不是身外之物，我們身內亦有著同一樣的奇妙東西。

但有些人類是善忘的，對施予生命的母親忘恩負義，肆無忌憚地將她純美清淨的特質，變成有毒的污物，還振振有辭地說這是文明的進步。

我坐船由大嶼山往香港島，看到人將垃圾拋往海裡，終有一天大海亦會將垃圾歸還我們。

## 生態平衡

在電視上看到日人振振有辭地捕殺在沙灘上擱淺的海豚，心中難受。

海豚是一種具有高度智慧的海洋生物，只要經過訓練，能跳火圈、打乒乓、棒球、投球入籃、從水裡躍起將人手中的魚銜去，和美女親嘴。據實驗研究，同一個訓練，猴子要學幾百次才能掌握，而海豚只二十次就學會了，所以海豚遠比猴子聰明。

而更重要的是海豚對人類是非常友善的，而且懂得和人交朋友，特別是孩子，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一九五六年新西蘭奧波倫尼海邊一條被名為奧波的海豚便和一名小女孩交上了朋友，把她馱在背上暢遊大海，牠只聽她一人的吩咐。又如一九六六年蘇聯耶夫帕托里亞海濱，一條海豚和那裡的小孩玩耍了足有一個月之久。人類最忠心的朋友狗兒，假設未經飼養，亦是野性難馴，可是海豚卻是天性善良，這使人們對牠的苦難尤感痛心。

海豚對人是有救命之恩的，墮海者為牠們所救，已是鐵一般的事實，而漁民為了海豚嚇走他們的魚而將牠們捕殺，只代表了人類橫行霸道的野蠻行為，地球並非人類的私產，這樣的態度擴展至每一方面時，打破了生態平衡，最後吃苦的必是我們，和我們的子孫。

## 人類的反省

海豚有驚人的本領，不但能夠認人，而且儘管將牠的眼蒙起來，牠也能直線向擲到水中的魚兒游去擒拿，這使研究員發現牠們的聽覺是非常靈敏，而且牠們可能還會發出「聲納」來辨別目標，就像潛艇在水底以聲納來探察海裡情景的方法，根據發出聲波和接到回聲的角度及時間間隔，從而推算目標的距離和方位，又據其強弱和微妙的特徵，辨別目標的大小和性質。

假設真的如此，海豚本身便已是擁有高科技的自然傑作，除了不懂像人類般建造文明外，求生的機能實在是人類難以望其項脊，而選取了佔地球總面積達十分之七的海洋作為生命的樂園，亦比基本上困於陸上的人類逍遙自在。

海洋是個嘈雜不堪的世界，各種魚類和生物的叫聲，船隻經過的聲音，風浪的咆哮，連人造的聲納器亦常被干擾至中斷操作，但海豚卻依然能在遙闊深廣的海裡縱橫自若，享受上天賦予牠的超卓生命，人類對牠們的攻擊和殘害，是既沒有理也不公平的。

人和動物最大的分別可能是在其自我反省的能力，到了今天人亦應利用這種本領，反省文明為自己、自然環境和其他生命帶來的深遠禍害。

## 大好江山

我們似乎生活在永恆不變的大好江山裡，雖然間中有地震提醒我們：「老朋友，世界並非是如此的。」可是一天那還未發生在我們身上，只像一個遙不可及的夢，災難是屬於電影院裡一種反面享受。

前一陣於報章上說的小行星進入地球的軌跡裡，只差一點點便撞上地球，又說假若那發生了，會像一場威力龐大核戰的毀滅力，幸運的那只是一個假設，地球依然安然無恙。

其實只要我們打開地圖一看，將發現美洲和非洲可以嵌合無間，成為一塊完整的大陸，究竟是什麼力量將它分裂開來？是否亦是同一力量將恐龍變成歷史的遺痕。今天我們只能通過巨形化石，憑弔這曾橫行大地的龐然巨物。可是我們有否想過，發生在牠們身上的災難，亦隨時可以發生在我們身上。科學家習慣了說，災難可能會發生，不過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而是在以萬年計的遙遠時空，或者是當太陽燒盡了它的質量時。於是我們又可以活在虛擬的安全裡。

但只要一顆小行星撞上地球，或是因人類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地球便隨時可陷進難以預測的災難裡，而無知的人還懵然不知在盲目的政治思想和宗教狂熱裡鬥爭仇殺，永無寧日，就像被擲進熱水生滾的魚兒還在互相咬噬，茫不知災難已是燃眉之急。

或者這只是過慮，可是防患於未然，大自然還未習慣肆意破壞的人類文明，終有一天受不住猛然反擊時，只怕人們吃不消。

人類愈是壯大，其他生命愈無還手之力，只好任由宰割，當生態的平衡被破壞時，亦會帶來不平衡的災難，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使他認識到所有生命都是唇齒相依的，但在這個功利為上的世界，要保護自然環境的人的呼叫聲似大實小，因為破壞自然的行動無孔不入地默默進行著，從未間斷，大多也沒有見報，而那惡果亦由我們在默默承受著。

## 世界末日

自有人類歷史開始，世界末日這個想法一直困擾著我們。

在遠古的神話裡，例如女媧煉石補青天，便挽救了一個可能毀滅世界的大災難。聖經裡啟示錄述及假基督的出現，魔龍的再次橫行，都預示著將來的命運。

更具體的法國人諾斯特拉達穆斯在一五六八年出版的《世紀連綿》中所說的：

「一九九九年第七個月分，恐怖大王從天而降……」

這首預言詩為世界末日投下了驚心動魂的陰影。

而人類亦面對前所未有的問題，忽然間他擁有了毀滅世界的能力，就像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頑童，肆無忌憚地又跑又跳，驀地發覺來到了一個沒有退路的高崖邊緣，粉身碎骨只在一念之間。世界末日的問題，從未試過如此迫切。

「恐怖大王」是否外星人的侵襲、又或從天而降的核彈、抑或是人類破壞自然引致的生態毀滅，是地軸轉變、小行星撞地球、太陽的變異，或是如英國科幻作家巴拉德在《結晶世界》中描述的：整個世界將變成結晶體，整個世界逐漸變成了神。

末日是否代表著另一個「再生」？

（全書完）